



The Division Bell

离别的钟声

Jcmooorehe 著

Beiming 译

整理者声明：本文本由网络公开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The Division Bell”原著、译本及 Evangelion 相关版权，若相关版权方提出要求，整理者愿意根据要求对本文本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2.8

目 录

短序.....	1
第一章 式日 / “The day(s) when I thought of you.”.....	2
第二章 长梦 / “Tyre tracks & Broken hearts.”	14
第三章 回响 / “Did I say that ? ”.....	23
第四章 旧伤 / “It just won’t quit.”	34
第五章 残吻 / “A kis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 .”	52
第六章 追想 / “Execution day.”	66
第七章 谎言 / “Left in the dark.”	77
第八章 见证 / “Not a dry eye in the house.”	90
最终章 明天 / “Lost Boy & Golden Girl”	102

短序

《离别的钟声》(The Division Bell)是由 jcmoorehead 发表在 FanFiction 上的 LAS 同人作品。(原文地址: <https://www.fanfiction.net/s/11974777/1/The-Division-Bell>)

本文虽然是自 jcmoorehead 的原作翻译而来,但与其称之为译文,不如称之为在原文基础上再创作的作品。本文与原文情节的发展大致相同,但人物形象、人物对白均经过了完全的重写。以 beiming 自己的喜好来看,原文的情节非常引人入胜,但人物形象却有些幼稚、孩子气,与‘经历过第三次冲击后的成年真嗣与明日香’的形象实在是不太搭边(准确地说,原文的很多对白都让 beiming 感到无所适从、大跌眼镜……)。在翻译的过程中,beiming 或许掺杂了过多的个人喜好,关于这一点,请允许 beiming 说一声抱歉。

总之,本文再称之为‘译文’已不再合适,或许‘中文重制版’这个称呼更恰当一些。但不论如何,本文的原始创意和故事构思皆来自于 jcmoorehead,而 beiming 只是一个拾人牙慧的翻译+蹩脚的写手,并不享有对本文的任何权利。

如果读者喜欢这个故事,请感谢 jcmoorehead,因为他(她)才是故事的原始创作者。如果读者不喜欢这个故事,请唾弃 beiming,因为是 beiming 把这篇作品搞成了这个鬼样子。

声明: beiming 不享有对本文的权利。本文的所有权属于 jcmoorehead,而文中人物的所有权属于 GAINAX。本文允许转载,但请确保内容完整。

第一章 式日 / “The day(s) when I thought of you.”

/2020 年，6 月 6 日/

当明日香醒来的时候，窗外明媚的阳光正好照上了她的脸。她半坐起身来，揉着惺忪的睡眠，伸了一个懒腰。

窗外，是兰格雷宅邸的一座大花园。时值初夏，百花盛开，从卧室的角度，明日香可以看到庄园的一位仆人正在修剪着低矮的灌木，而另一位仆人则拎着刚从池塘里打来的一桶水，匆匆向着这里走来。

放眼整座柏林城，这座坐落于城区西郊的庄园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存在。许多人说，即使放在西郊那片专属于精英人士的别墅群中，兰格雷庄园也一定是众星捧月的那一座。事实上，这并不是虚伪的奉承。

曾有一段时间，明日香为自己的精英身份感到相当自豪。她觉得，也只有这样气派的宅邸，才能配得上自己的身份。

那种想法，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她想不起来。

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第二次冲击带来的地轴偏移，使得太阳直射点终年在北半球徘徊。即使是德国也迎来了四季常夏的气候，柏林城引以为傲的冬日雪景，已经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中。

明日香有些烦闷地叹了口气，又躺回了床上。今天真热。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窗户。从墙面的镜子里，她不满地瞥了一眼自己邋遢的样子。火红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她的肩头，睡衣的领口拉得很低，几乎就要把左侧的胸部暴露在外。在床头的一角，随意地扔着一个黑色的皮革眼罩，而在墙面的挂架上，则是一条由碳纤维制成的、宛如人类肢体的物体。

那是她的右臂。如今躺在床上的红发少女，她的右侧肢体自肩部以下，已经空空如也。

这些年来，不断有人问起她的手臂和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明日香往往只是回以一个厌恶的眼神，就足以让对方识相地闭上嘴巴。这类话题，她并不愿意聊起，因为这只会让她回想起曾经的痛苦与绝望。即使过了这许多年，那仍是她不愿想起的过往。

终于，少女明白自己已经不可能再睡个好觉了。她叹了口气，不情愿地坐起身来，随后抓起那条机械义肢，熟练地装在了右肩上。

明日香下了床，利落地完成了每日清晨的梳洗，从她的身上再也看不出那个曾经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的样子。随后，明日香换上了平日里穿的衣服。她总是穿着一件暗红色的夹克，走在外面的时候她习惯把兜帽的帽檐压得很低，两只手揣在口袋里，这样可以确保别人不会注意到她身体的异样。在走出卧室之前，少女最后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望向了那个被红色记号笔圈起来的日期。

6月6日。

一个她永远也忘不掉的日子。每当日期临近这一天，不论她怎样劝告自己不要再想起那段往事，曾经的回忆依旧会固执地跳到她的眼前。她想告诉自己放下那些沉重的过往，要勇敢地迈出一大步走向自己新的未来，可是……她从来都做不到。

每年的6月6日，她都会想起他，想起那腼腆而灿烂的笑容。她知道，自己将用余生永远地怀念那个远去的少年。

正是这感觉让她心如刀绞。

过往的四年里，她无法与别人谈论起自己心中的创痛。周围的人不会理解她，就算是她的继母和父亲也是一样。他们不曾经历过她的过往，而那些曾经与她分享过人生的人，如今也已经纷纷断了联系。葛城 美里，洞木 光，绫波 零，甚至是笨蛋铃原 冬治和相田 剑介……每当想到这些名字，明日香总会有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即使是曾经她最看不起的那些人，也比如今这些侍奉她、关心她的人要好打交道得多。这些人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却还要故意作出一副心痛的样子，向她抛来廉价的怜悯与祝福，这只让她觉得恶心。

当然，明日香明白，这些人也并非真的心怀恶意。他们想要帮助自己，但却不明白，对于明日香来说，最大的帮助便是闭口不言。她的继母有希子·兰格雷，与她的生母惣流·齐贝林·京子一样是日本人。这四年以来，她一直尽心竭力地照顾着明日香，努力地扮演好一个母亲的角色的角色。有希子视如己出地爱着这个有着悲惨过往的少女，对此，明日香固然心怀感激，但也时常会感到无所适从。

至于她的父亲，那个不会轻易表达感情、总是板着一张脸的冷漠男人。直到今天，明日香依旧记得四年前自己回德国时他说过的话：

“我真后悔曾经把你送进 NERV。记住，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 EVA 的驾驶员了。明日香，那段人生已经结束了。你回家了。”

所以，除了那些像幽灵一样纠缠着她的往事，明日香再也找不到什么来寄托情感了。有人说她得了妄想症，有人提议她的父母应该带她去看看心理医生，但只有明日香自己才明白，她并不需要这些。她真正渴望的东西，早就已经埋葬在了时间的流沙中，再也不会回来。

指尖落在了那个被圈起来的日期上，少女闭上眼睛，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轻声呢喃：

“真嗣，生日快乐。”

当明日香走下楼梯的时候，有希子正坐在餐桌的一角看报。听到脚步声，她回过头朝着女儿笑了，作为回应，明日香也勉强挤出一个假笑，点了点头。

“早上好呀，明日香。”

“早上好，妈妈。”

明日香没有坐到有希子的旁边，而是坐到了长长的餐桌的正对面，为自己倒上了一杯咖啡。

片刻之后，一位女仆端着餐盘送来了明日香的早餐。她礼貌地向对方道了谢，而那位女仆——她只是一个比明日香年纪稍长的少女——却显得有些慌张，她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随后便急忙退开了。

明日香拿起一片面包，熟练地抹好了草莓果酱，随后对折起来，咬了一口。

她又一次怀念起了那个名为碇 真嗣的少年。在她住在第三新东京市的那段日子，准备早餐一直是他的任务。早上的时间往往很紧张，真嗣所做的早餐也并非多么丰盛，一碗味噌汤、几片烤面包和一盘蔬菜沙拉，这就是全部了。刚去日本的时候，明日香对这样简约的早餐感到很不适应，多亏了真嗣的手艺，她那段日子才不至于过得太艰难。

现在想想，也许自己当初应该向他说句‘谢谢’的。她不由得苦笑起来。

餐桌的对面，传来一声长长的叹息。明日香抬起头，看到有希子放下了报纸，满脸愁苦的神色。

“怎么了？”明日香很随意地向她问道。

“啊，倒也没什么。只是觉得今天天气这么好，又是大好的休息日，我却不能陪陪自己的女儿。医院的事情真是多啊，昨晚施耐德医生打电话来，说各科室的主任医师今天都要去开会.....”说到最后，有希子的语气中明显带着一丝怨怼。

明日香嚼着面包，点了点头。施耐德医生是全国有名的外科专家，当初明日香的义肢移植手术就是由他主刀。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有希子的人脉和情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没关系，我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你有工作的话就去忙吧。”

“抱歉啦，我的女儿。”有希子颇为歉疚地笑了笑。

“没关系，真的。另外，爸爸呢？今天一直没有见到他。”

“哦，他呀，”有希子又笑了起来，“他早些时候动身去日本了。那边好像有几个重建项目要谈，需要他亲自到场。未来这一周，他都不会回来了。”

明日香点点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倒不如说，这样她反而更自在些。

不过，听到日本的重建项目，明日香又一次陷入了回忆中。她不由得想，那座她和朋友们曾经为之奋战过、拼上性命守护过的城市，如今会是什么样子呢？她想到曾经在那里死去的人们、以及如今依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想到自己少年时期的欢笑与泪水、谎言与沉默，想到 NERV 绝望的最后一战。时至今日，那段沉重的往事已经一去不返，但回忆却从来不肯轻易放过她。

明日香无言地吃完了自己的早餐，端起杯子把剩余的咖啡一饮而尽。

“右臂怎么样，还习惯吗？毕竟上周才换装了最新款.....”

“嗯，放心吧。”

女儿的回答依旧很简短，但这并未影响有希子的热情。“嘛，毕竟是试验阶段的新技术，要是万一出了问题.....”

“没有问题，尽管放心吧。”

“啊，好，好。”

短暂的沉默过后，明日香把刀叉和杯子放进餐盘，随后双手插入口袋，站起身来。

“我出去了。”

“去见朋友？”

“不，只是一个人走走。”

“那.....需不需要叫个司机？我这就去.....”

“不用了，”明日香打断了她，“我可以坐电车。”

有希子仍然显得不太放心，“要去的地方不远吧？”

“不远。听说最近开了一家日式餐厅，我想去试试。”明日香耸了耸肩，“如果味道好的话，下次我们可以一起去。”

“那好吧.....”

最后，有希子小声说道，“路上小心。”

明日香点点头，随后转身朝着门外走去。就在她即将推开房门的刹那，耳边又一次传来了有希子的声音。

“今天.....是那孩子的生日，对吧？”她小心翼翼地开了口，“第三适格者碇 真嗣。”

明日香一下子就呆住了。她从来没有和妈妈谈论起他，事实上自从回到德国，她从未向任何人再提起过真嗣的名字。

“.....你怎么会知道他？”

听到女儿的语气明显不一样了，有希子解释道，“以前你在日本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经常向 NERV 的人打听你的生活状况呢.....总之，明日香，妈妈并没有别的意思。如果你不愿说的话，妈妈可以等。”

“有什么好说的.....”明日香不悦地嘟囔了一句。她的表情已不再像之前那样木然，而是明显带着怒色。

“总之，明日香，”有希子温和地笑了，“如果哪一天你真的打算吐露心声，别担心，妈妈一定会听你说的.....”

“知道了。”明日香立刻就打断了她。

随后，明日香拉起兜帽，把帽檐压得很低，“我出去了。”

她没有再等有希子说声‘再见’，而是推开了大门，快步走了出去。

去车站的路并不长，这一路上的行人也并不算多。然而这一条僻静的小路，明日香却走得心乱如麻。有希子的声音，一直萦绕在她的耳边。

为什么听到别人说出那个名字，她就会立刻感到万分紧张？这些年来，她确信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轻浮、毛躁而火爆的少女，确信自己已经坚强到足以平和地面对往后的人生，可为什么，当她时隔四年后再次听到这个名字，她立刻就失去了那份冷静？

说到底，自己到底对他抱有怎样的感情？这一点就连明日香本人也想不明白。

她理应是恨他的。恨他背叛了自己，恨他从来学不会体谅她的感情，恨他总是在紧要关头选择逃避。就算是到了最后一刻，他依然在逃避。他彻底地从她身边逃走了，不留一丝痕迹。他死得轻松，却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

对于他这种软弱的小鬼，就那样去死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吧，明日香想。否则，倘若自己再见到他，一定会用尽全力朝他脸上狠揍一拳.....

她突然想到，自己已经不可能再见到他了。思念也好，憎恶也好，甚至是爱慕也好，都已无关紧要。‘对于一个死去的人应当抱有怎样的感情’，这本身就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再思考下去了。这样的结论，让明日香哑然失笑。

就在这时，插在口袋里的手又一次触及了那个方方正正的、小盒子一样的物体。今天早上出门之前，她特地把那东西揣进了口袋。过往四年中的每一个 6 月 6 日，她总是会这样做。

真嗣的 SDAT，他留给她唯一的遗物。

明日香垂着头，匆匆地走着。她想了很久，但终于还是把那个黑色的小盒子拿了出来，戴好了耳机。

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BWV 1007，前奏曲。

这是真嗣曾经最拿手的曲目，也是明日香如今最喜欢的乐曲。当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她会回想起自己第一次看他拉琴的那个下午，想起洒满霞光的美里家的窗台，还有第三新东京市远空那一片壮丽的火烧云。

“真嗣，你这个笨蛋.....”

少女低喃着，闭上了眼睛。她的嘴角浮现出一抹苍白的微笑。

“陪我一起走一段吧，好吗？”

当明日香走进那家餐厅的时候，里面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她停掉音乐，摘下了耳机。

这里刚刚开张不久，仍有许多对日式料理感兴趣的人前来尝鲜。但明日香却是个例外。日式料理对她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她来这里并非是尝鲜，而是怀旧——虽然她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餐厅的装潢完全复刻了标准的日式小套间，对于住惯了宽敞宅邸的明日香来说，这里未免显得有些狭窄。不过，这种感觉恰恰让她想起美里家的小卧室。她绕开了最热闹的那几桌客人，独自坐到了最角落的一张小桌子边。

明日香拿起菜单，打量着上面列出的菜品，但注意力却完全集中不起来。这里实在是太嘈杂了，她并不喜欢这样的地方。如果可以，她更愿意去一家安静的西餐厅，点一份火腿三明治加咖啡作为午餐，然后选一个靠窗的位置，独自度过静谧的午后时光。

最后，她只是点了大碗的叉烧拉面，就和曾经的那个夏夜一样。只不过，这一次她点了两份。一份留给自己，一份则留给他。

然而，在面端上桌之后，她只是简单地尝了一口，随即就露出了厌恶的神色。

“切，真是差劲，就这种手艺也好意思出来开店。”

红发的少女皱着眉头，这样评价道，“简直比日本的街边小摊都不如。”

对于这样的结果，明日香并不意外。四年以来，她逛遍了柏林大大小小的日式餐厅，但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回当初的那种味道。即使是在最高档的日式餐厅、点最贵的拉面，在她吃

来，那碗拉面依旧索然无味，远不及当初那个不起眼的路边小摊。

“嘁，早知道会这么怀念，当时真该多去吃几次啊。”

但其实明日香知道，自己怀念的既不是那家路边小摊也不是那一碗叉烧拉面。她怀念的只是当时陪她一起吃的那群人，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那群人当中的某个人。

/2016 年，1 月 2 日，第三次冲击/

当明日香醒来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正躺在一片无边无际的白色沙滩上。她听得到海浪拍击岸边的声响，海风吹拂过她的身体，潮湿的空气让她全身都有了一种黏答答的感觉。眼前的景物只有右边的一半，左眼则只能看到一片漆黑，但即使如此，她已经足以看清天空中稀疏的寒星，还有那条醒目的、将圆月一分为二的红色轨迹。

以及那张令她憎恶、作呕的脸。

他正骑在她的身上，双手用力地扼紧她的咽喉。

明日香知道，自己会死。

死亡，她并不害怕。她一直在渴望着轰然落幕的那一刻，经历了千般苦难，一死了之于她而言简直是种解脱。

她只是不甘心。无论如何，她不甘心死在他的手里。如果自己奋力从 LCL 之海中挣脱，最后却只是为了像这样被他杀掉，那自己又有什么必要回来？

被他这种人杀掉，明日香是一点也不愿意。

她抬起手来，温柔地抚摸了他的脸。

明日香能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正落在自己的脸上。黑发的少年伏下了身体，泣不成声。哭声之绝望，就像是随时会窒息一样。

“真恶心。”

真恶心。

少年的身体渐渐失去了力气，他无助地趴倒在她的身边，半边身体仍然压在她的身上。

在那断断续续的抽噎声中，明日香带着一脸憎恶的神情，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两个孩子谁都没有注意到，天空中高悬的满月正在落向西边，东方那条辽远的地平线，已经泛起了淡淡的光晕。

这是新世界的缕曙光。

当明日香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她花了好一阵功夫，才终于辨认出眼前的景象。墨绿的天顶，狭窄的空间，窗外时不时掠过的断壁残垣，以及频繁的颠簸.....她似乎，是躺在一辆吉普车的后座上。

在前排的座椅上，明日香隐约看到三个模糊的人影。坐在主、副驾驶位的两人正在交谈着什么，而第三个人则一直在关注着她的情况，时不时就会回头看一眼。

身体的剧痛和精神的疲惫让明日香的意识若即若离，但即使如此，她还是朦胧地听到了三人的交谈。

“卡洛琳女士，她醒来了。”

“哦？”副驾驶位上的人影回望了一眼，“这么快就已经醒了吗，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说的居然是德语。

被称为卡洛琳的女性，对着驾驶员说道，“好了，中士，把车停下吧。”

“嗯？为什么？”

“因为我有事情要问这位小姐。”

“可是.....可是.....”驾驶员似乎显得颇为踌躇，“明明马上就要到机场了。”

另外一人也劝告道，“女士，您别忘了，我们与威廉·兰格雷先生的的契约是：无论如何要把他的女儿带回德国。”

“但那是建立在这位小姐没有醒来、无法表达自身意愿的前提下，不是吗？”

“女士，请不要再为难我们了.....我们也只是拿钱办事而已。”

“你没有听到吗？我说停车。”卡洛琳的声音一下子变得严厉了起来，“没错，我们是和兰格雷先生有约在先，但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个医生，我并不需要遵循雇主的命令，我的一切决断都将只对患者的需求负责。倘若她没有醒来，我们自然可以按照事先商定的那样，把这位小姐送到机场、送上飞往德国的飞机。可现在，我的病人已经苏醒，考虑到她的精神情况和过往的经历，我必须问过她的意见。停车。”

“可是，女士.....”

“不用问了。”

明日香的声音很低沉、很冷漠。车里霎时陷入了沉寂，除驾驶员外的两人都带着一幅惊诧的表情，回头望向了她。

“回德国吧.....我再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少女咬着嘴唇，把头扭向了另一边。她的脸埋藏在一片阴影里，没有人能看到她脸上的神情。

“送我回家。”

“这样痛吗？”

右臂上传来轻微的挤压感，但并不很痛。明日香摇了摇头。

“这可糟了，肢体末端已经神经坏死了么.....”

这架飞机上装备了军用医疗舱，小小的舱室里，卡洛琳·霍夫曼医生正在进行着一场手术。当明日香右臂上的绷带被揭开时，那条触目惊心的伤口已经出现了感染的迹象。她用清创刮刀小心地清除着伤口附近的死肉，这本应让患者剧痛难忍，但红发少女却始终保持着沉默，连表情都没有变过。

卡洛琳医生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惊异于 EVA 机体受创竟然会对驾驶员产生如此严重的反馈作用。当二号机的手臂被撕裂的时候，明日香仍然与二号机保持着同步，卡洛琳开始担心，也许这条手臂真的已经保不住了。

“喂.....”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了少女的声音。卡洛琳一惊，她的声音很沙哑。

“你们找到我的时候，有没有见到躺在我旁边的那个小鬼.....？”明日香斜靠在座椅上，眼睛无神地凝视着舷窗外的景象，“那家伙怎么样了？”

“孩子，你先好好休养，”卡洛琳医生安抚道，“他的情况以后再.....”

“他死了。”坐在不远处的一人回答道。明日香认出他就是早些时候负责开车的那个士兵。

“你.....”卡洛琳立刻站起身来，对他怒目而视，“你给我闭嘴！”

“这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士兵的声音依旧很平静，并没有被她吓住。“死了就是死了，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随后，他站起身，在暴怒的卡洛琳医生的肩上轻轻拍了拍，随后便径直走到了明日香身前。

“愿意的话，就留着这个吧，”他把一个黑色的小盒子放到了她面前的桌上，“他的尸体旁边只有这一件东西了。”

明日香并没有看那件东西，而是抬起头来，直视着士兵的眼睛。

“他.....真的.....？”

士兵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当然。”

这样的反应让卡洛琳又吃了一惊。根据对第二适格者的性格与经历的了解，她担心这个消息会让明日香陷入极度的绝望中，她本以为明日香会暴跳如雷，或者痛哭不止。可这样的场景并没有出现。明日香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她的表情依然像白纸一样捉摸不透，眼神依旧空洞黯淡，任谁都看得出，她心中的火光早已熄灭，她已经心如死灰地向命运低了头。

这与卡洛琳听闻的那个坚强火爆、敢爱敢恨的少女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最后，明日香靠回了椅背上，她依旧无神地望着窗外，望着正从机翼下高速掠过的无边无际的云海。

“哦，这样啊.....”

第一章 “ 式日 / “*The day(s) when I thought of you.*” ” 完。

beiming: 现在是 2022 年 6 月 6 日凌晨 2:00。之所以赶在这一天发布，就是为了说一句：真嗣君生日快乐！

第二章 长梦 / “Tyre tracks & Broken hearts.”

/2020 年，6 月 6 日/

他猛然睁开了眼睛，眼前是陌生的天花板。心脏狂跳不止，他的全身已经被汗水打湿。

又是那个熟悉的噩梦。

名为初号机的紫色巨人、血红色的酚醛树脂、横飞的子弹。

以及，抱膝蜷坐在墙角的少年。

他什么都做不到，只能静静地等待着浩劫降临的那一刻。当初号机终于启动，带着他飞上地面的时候，他能看到的只有二号机残破的身躯。

这是永恒的牢笼。他注定会在梦境里，一遍又一遍地见证他此生最绝望的瞬间。

有时他也会梦见那间编号为 303 的房间，那是一间很大很冷清的病房。在那里只有仪器的蜂鸣声在作响。在病床上，明日香正昏昏沉沉地躺着，任凭自己怎样轻声呼唤她都没有醒来。窗外一轮苍白的太阳高悬着，在四周的墙面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或者有时，他会梦到那个谜一样的使徒少年，梦见他漂浮在空中、若有所思地凝视着莉莉丝的七只眼睛，随后微笑着请求自己杀掉他。他说降生与死亡对他而言不过是万世轮回的游戏，他说只有自己才能给予他唯一且绝对的自由。当初号机的手掌缓缓握紧的时候，自己能感受到他的肉体被一点一点地碾碎，感受到自指缝中流下的滴滴浑浊的血水。

极偶尔的时候他也会梦到其他人，冬治，美里，或是他的父亲。曾经的梦魇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他，如影随形地掷来频频的刺激，让他的痛苦永远保持新鲜。

碇 真嗣独自坐在床前，垂下了头。

“我糟透了。”

他瞥了一眼旅馆床头的电子钟，刚刚七点钟。也就是说，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下午的两点。他拿起了放在枕旁的手机，短暂的踌躇过后，他还是选择了开机。

自从他踏上这趟前往德国的旅程，他就一直保持着手机关机的状态。否则，他很明白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

她一定会注意到自己已经离开了。她怎么可能不注意到呢？也许当她打着哈欠走出卧室、却发现今天的早餐没有人做的时候，她就已经陷入了恐慌。

至于其他的人.....他们并不与自己同居，平日的见面也不算频繁，所以一时半会应该还不会注意到异样。老实说，他很感激自己的朋友们，他们知道他是个需要独处空间的人，所以在交往中总会有意无意地为他留出一段舒适的距离。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监护人的性格，在注意到异样的第一时间她一定会挨个儿给他的朋友打电话，所以，他们现在大概率也已经知道了他的不辞而别。真嗣不由得苦笑起来。

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不愿选择这样突兀地离去。这种感觉就像是背叛了那群一直在关心他的人一样。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如果他们知道了他的计划，多半一定会劝他不要来，或者吵着闹着要陪他一起来。他们会提出五花八门的见解与主张，但最后却只能为他担惊受怕，所以，思虑良久，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人悄悄地离开。

手机的提示音连续不断地响了起来，打断了真嗣的思绪。他轻叹一口气，打开了收件箱。

他滑动着屏幕，熟悉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地闪过。剑介和冬治，在表达担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祝他生日快乐。再往下还有曾经的班长洞木 光，帅气潇洒的长发技术员青叶 茂，以及他的两位同僚日向和玛雅。

最后，他看到了美里的名字。她给自己发了许多条信息，其中的第一条只有四个字：

/你去哪了？/

再往下，第二条信息的前半段这样写道：

/德国？！你跑到德国去做什么？是因为她吗？真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真嗣无奈地笑了，果然，自己的行程是瞒不住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诧异的，以 WILLE 的权限，她随时可以查到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出入境记录。

他继续看下去，信件的后半段是：

/.....你要是说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帮你了呀！我说你啊，到底把我当成了什么？等你看到信息请务必给我回消息，臭小子！——就算被伤害也依然爱你的美里/

微笑着读完之后，真嗣把手机放到了一边。他并非不想给美里打个电话，但却总觉得自

己还没有准备好。这趟旅程本来就是一时起意，就连他本人也时而觉得不明就里，等他整理好自己的思绪，他一定会郑重地向她道歉。

这样想着，真嗣站起身来，望向了更衣镜中的自己。相比起四年之前，如今的他留起了长一些的头发，身材也变得强壮了许多。虽然称不上健硕，但手臂和胸腹也能看到结实的肌肉，大概是时常与冬治一起去健身的缘故吧。另外，他还注意到一件事：自己该刮胡子了。

他打开旅行箱，从叠得整整齐齐的衬衫与牛仔裤中拿出一套，随后脱下了身上被汗水打湿的衣衫。

就在这时，手机再一次响了起来。真嗣想，这次多半又是那个神秘人来信了吧。

信件的内容是这样的：

/生日快乐哦，碇先生。不知这趟旅程是否还算顺利？还请多多保重，我会再与你联系的。祝你在柏林过得愉快。:) /

当真嗣完成洗漱、收拾妥当，已经是上午八点钟以后了。这段时间里，他好好地洗了个热水澡，把稍显凌乱的胡碴刮得干干净净。吃完早餐出门之前，他也没有忘记给自己梳一个稍微帅气些的发型。

到了现在，他终于觉得心情平静多了。所以，一边等着电梯，真嗣掏出手机，拨通了美里的号码。

在电话接通的刹那，他下意识地把手手机拿远了耳边。果然，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一声惊叫：

“真嗣！是你！”

“嗯，你好啊，美里小姐……”他小声回答，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电话那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他等着美里说出后面的话。

“就这么一句‘你好’就把我打发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我知道的……”

“你知道才怪！WILLE 的的特工几乎找遍了全城也没有找到你的影子，我还以为你被绑架了！你明白的吧，现在对 WILLE 虎视眈眈的人到处都是，尤其是对你这样的……”

“我知道，我知道.....美里小姐，我真的很抱歉.....”真嗣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但我也有自己的考虑.....”

“比如呢？”美里仍然不留情面地呛了回来。对此，真嗣叹了口气。

“我就是担心，万一和你商量的话你不同意怎么办.....”

“我有什么不同意的？真嗣，如果你真的有非做不可的事情，我是不会阻拦你的。我只是想说，如果你遇上了麻烦，一定要及时告诉我们，你没有必要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扛下来了，懂吗？”

“嗯，抱歉啦.....美里小姐，我没有给你惹出麻烦吧？”

“大麻烦倒是没有，”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狡黠的笑意，“但是着急上火还是有的，而且很严重。”

真嗣也笑了起来，回答道，“美里小姐，我会给你带礼物的。”

“钱带够了吗？住处和返程机票，有没有安排好？”

“当然，不用担心。”真嗣向她保证道。

电话那边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当美里再次开口时，她的语气终于变得严肃起来。

“这次来德国，是为了她.....对吧？”

“嗯.....是啊。”

“找得到她吗？”

“我会尽力的.....”

“我就知道.....真嗣，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既然你做出了决定，我也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总之，祝你好运。”

“谢啦，美里小姐。”

“如果见到了她，替我向她问声好。就说四年不见了，我也一直在想她。”

真嗣郑重地点了点头——尽管他知道美里看不到自己的动作。“没问题。”

‘倘若她还肯见我的话.....’他苦笑着这样想道。

“关于当年的事.....我很抱歉。身为监护人的我，却没能保护好你和她。”

“美里小姐，不必这样说.....”

“真嗣，你已经是个大人啦。如果说这世界上有谁配得上幸福，那我想一定是你和明日香。对此.....”电话那边的声音顿了顿，“如果有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尽管开口就好。”

“放心吧，美里小姐。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掉了。”

“另外，真嗣.....”

“嗯？”

“生日快乐。”

/2016 年，1 月 2 日，第三次冲击/

当真嗣挣扎着移动到城市废墟的边缘地带时，距离日出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在这艰辛的一路上，他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存在。也许就算他拒绝了人类的补完，这个世界也注定不会恢复如初了。

其实，当他睁开眼睛，看见朝阳正在缓缓升起时，他的心中第一次涌现出一种希冀，就仿佛自己正在见证新世界的降临。经历了灭顶之灾的人类，终于顽强地翻开了历史的新篇。消失在 LCL 之海中的大家，一定会再度回到这个世界，只要太阳、月亮和地球仍在，文明的火种就将永远延续下去。

那时候，少年跪倒在沙滩上，面朝着海的另一边张开双臂，在朝阳的辉光里洒下热泪。

他意识到了她的存在。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她依然在沉睡。她的身体随着呼吸轻轻地起伏，就躺在距他不远的地方。

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救她，她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最重要的是，她之所以会受伤，完全是因为他。

所以自己必须救她。无论什么代价，以命换命也好。

他把自己的仅有的一件物品——他珍贵的 SDAT 放到了她的手边。他希望这能让她明白，自己一定会回来找她。在把 SDAT 还给自己之前，她一定不可以死。

随后，真嗣强撑着站起身来，一步步地朝着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挪去。身体早已没了力气，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摔倒在地。黑发的少年垂着头，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样走着，在白色沙滩上留下一条手印与脚印混杂的轨迹。

但越走他就越绝望，因为这一路上，他一个人都没有见到。他想，也许世上真的只剩下了自己和明日香两人。自己和她被困在了一艘注定沉没的创世方舟上，无论两人作何反抗，残破的肉体终将拖着不屈的灵魂同归于尽。

漫长的跋涉，他的脚被碎石瓦砾中伸出的钢筋绊住，又一次重重地摔倒在地。这一次，他终于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他勉强翻了个身，让身体靠在一堵断墙旁边，然后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平静地闭上了眼睛。

‘救救她吧，神啊，’他这样祈祷着，‘求你救救她吧.....’

.....

.....

.....

“报告，前面好像有人.....”

“小心一点，过去看看.....”

真嗣的意识在黑暗中徘徊，耳边传来的声音似乎很遥远，听上去断断续续，细若游丝。

“等等，他是.....”

“第三适格者？”

他猛然睁开了眼睛，看到几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正围在自己身前。他一眼就认了出来，他们隶属于 NERV 的安全保卫部门，那群神秘的黑衣人。

“报告，”一个黑衣人拿出对讲机，“已确认第三适格者碇 真嗣的生还。重复，已确认.....”

下一秒，身体不知从哪里迸发出力量，少年扑向了那个黑衣人，跪倒在他的脚边，双手死死地抓着他的裤腿。

“救救她！救救她吧！”他竭尽全力地嘶吼，“求求你们了，去救救她吧！”

“少年，冷静一点，救援工作已经展开.....”

“她就在前面那片沙滩上！你们一定可以找到她！快去啊，快去啊！！”

“救护班！”一个黑衣人转身大声喊道，“救护班在哪里！快点过来.....”

“不要过来！不要来救我！”他的脸上满是惊恐，就像是有什么不祥的东西正在向他靠近一样。“去救她！我怎么样都无所谓，求你们一定.....一定要救下她！求你们.....”

这就是他最后的话。随后，他眼前一黑，终于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度醒来的时候，眼前是一片完全陌生的环境，四周只能听到滴滴的蜂鸣声。自己的右手上，正传来温暖的触感。

他转头望去，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容。她满面忧容，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就坐在他的病床前。

“美里.....小姐.....”

眼前的景象仍是一片模糊，但那头标志性的墨紫色长发让他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

下一秒，那个身影伏下身来，将他紧紧地拥入怀中。

“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她这样说道，声音在微微颤抖。

“嗯.....”

“我做了一个很恐怖的噩梦，梦到战略自卫队向我们发起突袭，他们屠杀 NERV 的每一个人，我拼尽全力也只能把你送上通往机库的电梯.....再往后的事情，我什么也想不起来。等醒来的时候，我只发现自己躺在一片废墟中，整座第三新东京市已经毁于一旦.....”

“美里小姐.....”

“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她更加用力地抱紧了他，他能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浸湿了自己

的脸。“我就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真嗣，你真的还活着……”

真嗣闭上眼睛，安心地笑了。随后，他猛然想起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

“美里小姐……她怎么样了……”他轻声问道，“明日香她……”

“别担心，已经派人去找了，想必很快就会有消息的。”美里松开了双臂，如释重负地望着他笑，“我听最先发现你的队员说，那时候你的脸上都已经没有血色了，却还在哭喊着要他们去救她，声嘶力竭的样子简直像是发狂了一样……”

“嗯……因为……明日香是重要的人……”

“你也是，”美里笑了起来，又一次拥抱了他，“你和她，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人。”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一位黑衣人推开病房的门走了进来，他在美里的身后站定，表情令人捉摸不透。

“报告，葛城三佐，全城的搜索行动已经结束……”

真嗣屏住了呼吸，等着他说出后面的话。

“第二适格者，搜救无果。”

他觉得自己的心跳猛然停止了，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

“我们在沙滩上只发现了凌乱的车辙印，还有这个……”

黑衣人伸出手，递来薄薄的一张纸。

真嗣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双手颤抖着接过了那封信，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读完了上面的文字，这些事情，他统统已经想不起来。他所记得的，只有那封信的内容。

那张纸上，以潦草而生硬的日语这样写道：

/致碇 真嗣先生：

希望这封信能顺利交到你的手里。我的名字是卡洛琳·霍夫曼，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随军医生。第三新东京市发生的灾难，联合国已经知悉，故而竭尽全力组织救援。其中，我小队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救回隶属于 NERV 德国支部的第二适格者。

截至我写下这封信的时候，第二适格者生命体征稳定，其人身安全的护卫工作已由我小

队接管。碇 真嗣先生，我们在这里留下了应急物资，以备万一你重回此处之需。请留在原地等待救援，我们已将此处地点标记，很快就会有其他的救援队赶来。

祝好运。请一定要活下来。/

“简直.....”良久的沉默之后，美里小声说道，“就像做梦一样呢.....”

她惊诧地看着他把信放到一边，随后在床上抱膝而坐。

他双目紧闭，漠然的脸上无悲也无喜，就像是一个失去感情的木偶人，又或者，像是一朵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趋于枯萎腐败的花。

“真嗣.....真嗣，你没事吧.....？”

他把脸埋进了两膝之间，全身蜷成一团，一句话也没有说。

事实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真嗣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第二章 “长梦 / “Tyre tracks & Broken hearts.” ” 完。

第三章 回响 / “Did I say that ? ”

/2020 年，6 月 6 日/

这一碗拉面的味道，最多只能称得上勉强达标——明日香觉得，能给出这样的评价，自己已经是相当宽容了。

她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冰镇汽水。与此同时，她再一次体会到了那种异样的感觉：指尖好冷。

这都是这条新款义肢的‘功劳’。借助精密的神经连接技术，这条义肢的动作精度实现了飞跃，而且还可以呈现人体皮肤应当感受到的各种触觉。历经了多年的麻木之后，明日香终于可以再度用双手去触摸与拥抱这个世界了——虽然，其中的一只手已经不再属于她的身体。

在那场名为第三次冲击的浩劫之后，明日香花了很久才终于学会如何像个正常人类一样继续活下去。心理上的绝望与压抑固然是主要的原因，但身体上的诸多不便也会时常令她自暴自弃，以至于失去对生命的渴望。她不得不学着去用一只并不灵活的义肢书写自己的名字，或者是在不需要仆人帮助的情况下试着自己吃饭。对常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小事，对那时的她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有很多人都想要帮她。兰格雷庄园那群热情的女佣们，时而来庄园做客的她的同学，还有她的妈妈有希子·兰格雷，都曾经想要在她遇到麻烦的时候帮她一把，只是，明日香从来不曾接受过这样的好意。她不允许自己这样做。她有她的自尊。

“至少要像个人一样，这就是我的活法。否则，我宁愿自杀。”

当有希子听到女儿这样说的时候，她无可奈何地笑了。因为她觉得，明日香对于‘人’的定义，未免太苛刻了些。

但好在，经历了沉重且漫长的挣扎，一起似乎终于开始走上正轨了。明日香逐渐变得可以忍受别人异样的目光，她重新学会了写字、拿筷子与敲打键盘，学会了亲手给自己编织发辫。她甚至在掌机游戏中拿到了比以前更高的分数——事实上，返回德国之后的几年里，掌机游戏是她屈指可数的爱好与消遣之一。

邻桌客人的吵闹声打断了她的思绪。明日香颇为不悦地瞥了一眼，推开了面前的空碗。至于摆在对面位置上的那碗拉面，则仍然保持着端上来的样子，早已失去了温度。

她端起冰镇汽水一饮而尽，随后把餐款与小费压在杯子下面，站起身来。

这一天的行程就到此为止吧。在烈日下奔波了小半天，她已经开始觉得累了。何况就算精力充沛，继续下去也是毫无意义，因为他注定无法感受到她的心意。从踏上行程的一开始，她所做的一切便只不过是她自欺欺人的幻想，是她对于逝去友人的一厢情愿的追念。

可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了。就算事后会觉得自己自作多情，每年的6月6日，她依然会为他过一个生日。

就当是演一场戏给自己看吧，她想。只有在这样的幻想中，她才能找到些许的安全感，否则她时常会害怕得不得了。她不顾一切地想要找到一个证明，她需要确认自己依然在爱着他。

明日香又回想起了许多年前那个无事可做的傍晚，那一天她献上了自己的初吻。可是，那个吻并不甜蜜。如今想起来，她甚至觉得自己实在卑鄙。无论如何，自己不该用他逝去的母亲作为借口来刺激他，以换取那不谙世事的一个吻。

双唇相接的柔软触感，还有那不自觉加速的呼吸与心跳，如今依然记忆犹新。她一直在期盼着，期盼他会将她拥入怀中，红着脸对她小声说一句‘喜欢你’。她期盼真嗣至少能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能够坦白自己对他的心意，可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这样做。

所以明日香装出一副厌恶的样子，用力地把他推开。当她冲进洗手间一遍一遍漱口的时候，她无疑一直在咒骂着自己的愚蠢，但在心底，她更恨他的无动于衷。

我想要为你献上我的爱，但我不敢。我知道我注定不会得到相称的回报。

我想从你的身边逃开，但我不敢，我怕你会看出我的懦弱。

因此我随随便便地昂着头走到你的面前。我给你安上苛刻的名字，以夸示我的硬骨。

我粗暴地对待我的痛苦，只是因为我怕你会这样做。我伤害你，只是因为怕你永远不知道我的自卑。

.....

她用力摇了摇头，想要甩掉这些无意义的思绪。她又一次提醒自己：他已经不在了。

明日香披上了夹克，把两手插进了口袋里，随后带上了兜帽，把帽檐压得很低。

可就在她绕过走廊转角的时候，她看到一个男人推开门走了进来。在看清他的面容的一瞬间，明日香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一道闪电击中身体一样，强烈的冲击与不真实感让她陷入了一阵眩晕。

“不.....不可能.....”

当真嗣在街口站定的时候，他的的确确看到了一家日式餐厅。就和短信里说的一样。

那条短信是在他与美里通话不久后发过来的。神秘的发信人在信里告诉他，他一直想见的那位少女会来这家餐厅吃午餐。如果运气好的话，他赶在今天中午就可以见到她。

所以，在接到那条短信后，他便一刻不停地直奔这里而来。语言不通让问路变得异常艰难，但好在信件里提供了详细的路线导引，柏林的城区虽大，可他终于还是赶在中午的时候到达了这里。

但也正是在这时，他陷入了犹豫。年少时代曾困扰他多年的软弱与犹疑，如今再一次找上了他。

也许，只要迈出一步，只要推开那道门，自己就能再度见到她。这四年中日日夜夜的思念，即将在此刻迎来结果。

可是.....事情真的会像他所期盼的那样吗？她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真嗣提醒自己：四年前明日香离开后，她一次都没有理会过他。别说是打电话来、让他听听她的声音，她就连一封电子邮件也没有发过。

她早就已经不再承认他的存在了。对她来说，碇 真嗣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家伙，和生活在南极冰海中的一只磷虾没什么两样——不，或许比那更糟，或许她在憎恶着这个名为碇真嗣的存在。或许光是想到他的脸，她都会就觉得恶心；光是看到他的信件，她就会眉头紧锁，用最快的速度点下‘删除’，唯恐避之不及。

但对此真嗣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报应。

他恨自己的软弱与怯懦，恨自己明明看得出她在强颜欢笑却还是选择了抽身事外，恨自己总是在逃避着他应当面对的一切。从那个晚上明日香愤怒地打翻了浴盆、而他却选择背过身去用枕头捂紧耳朵的那一刻起，自己就再也不配得到她的尊重。

明日香是个高傲的人，她不允许自己接受像他这样差劲的人的施舍。

而他，则是个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的人，唯恐自己舒适的蜗壳被打碎。为了留住最后的那一点点安全感，他永远都不愿再承担任何风险。就算是隐隐察觉到了明日香的伪装，他仍然拒绝为她分担哪怕一点点痛苦。

直到最后一刻都是这样。他永远在向她索取，却对她的需要充耳不闻。只是因为自己的欲求不能得到满足，他使用力地扼住她的咽喉想要置她于死地。不止一次。

只是因为自己心中那微不足道的不安，他选择了将她远远推开，在自己与她的心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任由名为傲慢的烈火将她焚烧殆尽。

直到.....

真嗣不由得想起了多年前他在沙滩上醒来的那个黎明。那一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他终于明白原来自己就算舍弃生命也想要拯救她。正因如此，他拖着几近崩溃的身体在城市的废墟里跋涉，拼尽全力想要争取到一点点救援。那时他已经虚弱到几乎连步子都迈不开，每次呼吸都感觉像是要吐出血来。但他不允许自己停下，因为，相比起肉体上的苦痛，灵魂的重担更加让他感到窒息。

可他醒悟得太晚了。最后，他还是什么也没能做到。他的努力毫无意义，他甚至连一个为她去死的机会都没有。从那一天起，明日香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也正是在那一天，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爱她。

自那之后的多年里，明日香杳无音信，正因如此他才更加不敢主动与她联系。直到几天前第一次收到那个神秘人的信件的时候，他甚至还不知道明日香当年是否活了下来。

现在，他终于又一次站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但也再次失去了主动迈出一步的勇气。他不知道她会怎样面对自己，更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颜面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她的眼前。三天之前当他踏上旅途时心中的那份坚定，如今早已消失无踪。

他恨自己。他想要逃避。逃上飞往日本的班机，逃回那个并不宽敞但却充满安全感的房

间，然后把门死死地锁上。

真嗣咬住了自己的嘴唇。非常用力。

不能逃避，他默念道。

即使不能向她说出深埋心底的那句话，至少自己应该向她道个歉。为那幼稚而愚蠢的过往。

这时他似乎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不必为自己套上枷锁，逃回去吧，逃向自由。

.....

那个声音又对他说：离开吧，回去吧，这样对你和她都好。

.....

那个声音继续说道：你应该知道她恨你，所以何必引火烧身？逃避令自己痛苦的事情，有什么错？

.....

可是，可是啊.....

.....

.....

可是在我过往的小半生中，我一直在逃避。我逃够了。

我想要亲眼看看她的样子，我想要亲口与她交谈，我想要亲耳听到她对我的态度。厌恶也好，蔑视也罢，我要向她问个明白。猜了这么多年，我不想再猜了。

最后，我要向她道歉。在得到她的谅解之前，无论付出何等代价，我都甘之若饴。

四年前的我犯下了罪孽，四年之后，我已决定要将之赎清。

“所以，拜托了，让我试一试吧。”真嗣笑着对心底的那个声音说道。

所以他迈出一步，迈过了最后的咫尺之遥。在推开门的一瞬间，客人们的欢言笑语混杂着酒食的浓烈气味扑面而来。

也正在这时，他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真嗣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用那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更令他惊讶的是，在低垂的帽檐之下，他只能看到她的一只眼睛。在原本属于另一只眼睛的地方，他只看到一块毫无光泽的黑色皮革。

她长高了一些，面容较之少年时代也显得更加成熟，带着成年女性的风韵。毫无疑问，她已经不再是四年前的少女，可即使如此，她依旧是真嗣记忆中的明日香。

两人相视而立，谁都没有开口。她的眼神相当复杂，她的心思让真嗣难以捉摸。热闹的餐厅里喧嚣依旧，但对真嗣与明日香而言，时间的流动似乎陷入了永恒的停滞。

沉默良久，还是真嗣当先开口了。他挥了挥手，尽力摆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向她轻声说道：

“嗨，好久不见。”

明日香依然保持着沉默，但似乎终于反应了过来。她从口袋中抽出了双手，向他缓步走来。真嗣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当她在她胸前重重一推的时候，真嗣对此全无预料。他差一点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他只能听见门被用力推开的声音，待回头去看时，她的身影早已消失无踪。

四周的喧嚣暂时停止了，正在兴头上的客人纷纷向他投来好奇或是愠怒的眼神，人们的面容之上仍然带着意犹未尽的红晕。

对此，真嗣唯一能做的便是赔以一个歉疚的微笑。随后他推开了门，用最快的速度追了出去。

明日香不知道自己究竟跑出去多远，她似乎与现实的世界脱了节。脑海中那种梦幻般的不真实感，让她迈出的每一步都如同踏在云端。

四周的景象在摇曳着，嘲笑她沉浸在癫狂的幻想中不能自己。她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梦，因为只有梦里她才能见到他。那一团名为碇 真嗣的虚像，是那个破灭的世界留下的仅有的一丝幻影。

他对自己笑了，他对自己说：“嗨，好久不见。”

明日香知道，对他的思念让她失去了理智，也许自己真的发了疯。所以她一刻不停地跑下去，想要逃离这狂乱的幻梦。

他是她的渴望，亦是她的梦魇。他任由她落入黑暗的深渊，望着她在绝望中沉沦而无动于衷，他亲手扼住了她的咽喉想要置她于死地。不止一次。

他已经死了。带着自己对他无穷无尽的恨意，彻底地从这世界上消失了。

所以她一刻不停地跑着，直到一面墙封死了她的去路。在这个死胡同里，无处可逃的她终于停下了脚步。她举起那只不属于她的右手，用尽全力朝着墙壁砸了一拳。

她的右手很疼。

啊，这可真是一个.....真实的梦啊.....

她听到有脚步声自身后接近，似乎有人正在气喘吁吁地向她走来。明日香回头望去，又一次看到了那团熟悉又陌生的幻影。

“不要过来！给我走开！”她背靠着墙壁，歇斯底里地吼道，“为什么要缠着我！”

这是她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他长高了许多，清爽的衬衫与牛仔裤下，他的身材也比往常更加宽厚，面容较之少年时代也变得更更有棱角。从眼前的年轻男人身上，她再也看不到曾经令她厌恶至极的那种小孩子般的懦弱。毫无疑问，他已不再是四年前的少年，可即使如此，他依旧是明日香记忆中的真嗣。

但也正是最后这一点，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

名为真嗣的幻影向她走来，他的眼中写满了担忧与关切。他在距她咫尺之遥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再也不敢前进。

“呃.....明日香，我.....”他紧张地笑着，似乎连话也说不流利。

“你.....你!”明日香指着他的脸,对他吼道,“离我远一点!”

“明日香,我.....我很担心你.....所以,拜托.....”

“这不可能!我已经不再需要靠幻想活着了,我可以靠自己一个人活下去!”

“明日香,拜托你了.....”

“给我闭嘴!!”明日香捂住耳朵,转过身背对着他,眼泪不受控制地滑落。“你给我走开!从我眼前消失.....”

她的话没能说完。因为,有一双手臂环绕过她的身体,给予她一个轻轻的拥抱。

在感受到那温热而坚实的触感的一瞬间,明日香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屏住了呼吸。

“抱歉.....”他轻声说道。

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的克制,又或许是出于怯懦,他并没有做得太出格。只是一个简单的拥抱之后,他就此退开。

但也许,他所做的事情已经很出格了。如果是四年以前,他决不会有这样的勇气,何况明日香也决不会允许自己去拥抱她。就在刚才,尽管他尽力摆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但内心其实很是慌张,他随时做好了被她痛骂一顿的准备。

可她却没有这样做,这让真嗣觉得有些奇怪。但其实,从见到她的一开始,她的反应一直都很奇怪。

他伫立良久,静静地等待着她开口。他知道自己应该给明日香留出足够的空间——在印象中,她是个与自己一样缺乏安全感的人。她需要这样的余裕。

在他的眼前,她依然背向他站着,抱着双肩、全身颤抖不已。

“.....不是梦.....”

许久之后,她轻声喃喃道,“这一切.....是现实.....”

那个紧张的笑容,不是梦;那句轻快的‘好久不见’,同样不是梦;最重要的是,那个轻柔而短暂的拥抱,一定不会是梦。她并非没有梦到过他,可即使是在梦境中,她也从未体

会过这样的温暖。

所以眼前的这一切，不是梦。

他还活着。他回来了。

这样的想法令她感到一阵眩晕。四年以来朝朝暮暮的思念，她一直在折磨着自己，用回忆与幻想为自己编织一个虚伪却温暖的牢笼。她从未料到漫长的追想会以这样的形式迎来终结，她精心构筑起的小世界，会再一次因为他的到来而崩塌。

“抱歉.....我刚才的举动太失礼了。”她听到他又一次开口了，“如果你需要时间，没关系，我可以等。等你冷静下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从背后的声音判断，他似乎走上前来，向她递出了什么东西。

“喏，这是我现在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那是一张某旅馆提供的名片。在名字这一栏，她清楚地看到了三个字：碇 真嗣。

她接过了名片，缓缓转过身来。

“明日香，我这次来，是想向你道歉.....为了当年的那些事情。”

不，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当年。

“.....那时候的我自私且懦弱，我从来没有、也不敢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尤其是对你。”

拜托了，就此打住吧.....这不是我想听到的。

“我对你做出了绝对无法被谅解的事情.....也许再说什么都已为时太晚，但至少，我想向你道个歉.....”

可是，既然你一直都活着.....

你为什么不曾联系过我？为什么不曾给我打一个电话？为什么.....连一封信都不肯写给我？

爸爸骗了我，妈妈也骗了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在骗我。可是你.....

就连你，就连你也骗了我.....

原来，我对那个逝去的你的追思，不过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自欺欺人而已？

四年之中所有的委屈与不甘，顷刻间涌上了她的心头。她知道自己是个异类，一直以来她都不被他人理解，甚至有人提议她的父母该带她去看看医生，说她也许患上了臆想症。凡此种种，明日香素来只是嗤之以鼻。可现在她明白了，倘若一个人真的能永远沉浸在幻想中，那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囚于笼中的鸟，只有那名为幻想的牢笼才能让她感受到些许的安全感，为她遮风挡雨、为她挡下外部世界的一切非议与指摘。当虚假的美好轰然破碎、唯一的屏障顷刻瓦解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乃至灵魂都被置于烈日之下曝晒。

这是她承受不起的真实。

所以她猛然抬起头，用尽全力打了他一个耳光。

“你给我滚！从我的眼前消失！谁稀罕你的道歉，谁会听你的虚情假意！！”

但也许虚伪的并不是他，而是自己才对。

她歇斯底里地哭喊着，声音已经沙哑。“既然一次次抛弃了我.....既然一次次从我的身边逃开，为什么还要回来！”

但真嗣根本没有听进她的哭喊。他捂着红肿的半边脸颊，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因为，在刚才那一瞬间，他看到了一幅令他打心底里恐惧的景象。

她的受伤之处，并非只有那一只眼睛。

“明日香.....你的手.....”

“关你什么事!!! 我死了又能怎么样!!!”

明日香没有给他把话说完的机会。在真嗣反应过来之前，她已经用力推开了他，再一次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

第三章 “ 回响 / “*Did I say that?*” ” 完。

beiming: 也许有的读者已经猜到了，本章的标题“回响”源自《李叔同《晚晴集》人生解读》中的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句话虽然本身非常优美，如今却已经变成了被用滥的网络流行语。选用这样一句话作为标题，或许有流于滥俗之嫌，但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八个字是对本章内容（甚至是前三章内容）最精准的概括，故采用之。

总之，对于那些对网络流行语有心理洁癖的读者，这里先说一句抱歉（笑）.....

第四章 旧伤 / “It just won’ t quit.”

/2020 年，6 月 6 日/

她回到庄园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

夏日的傍晚，繁华的柏林城车水马龙，路边的人们行色匆匆，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归处；年轻的恋人们在即将分离的街角驻足，相拥在夕阳的余晖里为彼此献上炽烈的长吻。

但这是别人的幸福，与她无关。即使行走在幸福之花处处盛放的灿烂花海之中，她依然是一座寂静的孤岛。

回来的路上她没有坐电车，而是独自一人走了许久。

她觉得自己有些事情需要厘清，否则凌乱的千头万绪迟早会让她发狂。但其实在心底她明白有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又或者，那样的答案她根本不愿去听。她是个矛盾的存在，一边沉浸在幻梦中，却又一边奢望着真实，但求知是需要代价的，那份代价往往高昂到无以复加。

可即使如此她依然无法停下那毫无意义的思索。她做不到。她只能任由它肆意奔流，直到耗尽她所剩无多的心力。

她静静地走着，双手插在口袋里，兜帽的帽檐压得很低。

她独自穿过繁华的街区，穿过洒满霞光的静谧的小巷，穿过城区西郊那一片迎着夕阳盛放的向日葵花田，当教堂楼顶的钟依次被敲响七次的时候，她终于抵达了这趟漫长行程的终点。

热情的女佣迎了上来，明日香摆了摆手，示意自己不需要帮忙。女佣没有再问什么，她很清楚小姐的性格。她向明日香微微欠身，转而拿起扫帚，去清扫她鞋底的泥土在地板上留下的污痕。

明日香走进了自己的房间，锁上了门。她的动作很轻、很缓慢，与平日里的她大相近庭。她尽力不发出任何声响，因为她不想再引来别人的注意了——那是她此时此刻最不需要的东西。

明日香任由自己的身体倒在床上，她觉得自己的能量已经耗尽，以至于连脱掉外套的力

气也没有了。她轻掩着脸，无可奈何地轻声叹息。

这四年以来，她一直在学着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且她相信自己其实做得很好。尽管人们看得出她的寂寞与悲伤，但明日香却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发过脾气。纵然无法战胜自己心中的恶意，但她至少可以不让它出来伤人。

所以，只有到了独处的时候，她才能卸下伪装，坦然地面对真实的自己。譬如说，在雾气氤氲的浴室里，当温暖的水流轻拂过她的身体，望着镜中残缺的自己，她时常会有一种想哭、想放声尖叫的冲动；又或者，在那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她只是静静地蜷缩在床上，望向窗外或盈或缺的冷月，用力地抱紧枕头，轻咬着嘴唇泪流满面。

她把对他的思念藏到了心底最深的地方，那是她绝不会允许别人触及的角落。只有在独处的时候，她才舍得如数家珍地回忆起两人过往的点滴。

顷刻间，一切都崩塌了。她知道他还活着，她理应为此感到欣喜若狂，可是……恰恰相反，她觉得自己害怕得不得了。

她不由得握紧了自己的右手，那记耳光带来的触感仍然清楚地留在她的脑海中。明日香越是强迫自己忘掉，它就越是顽固地寄居下来。

“懦夫……”她轻声低语，“就算过了这么多年，你依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但没有人知道，这句话到底是在说真嗣，还是在说她自己。

明日香盯着那只义肢，那只不再属于自己的右臂，不断地将手掌攥成拳头而又张开。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苍白的微笑，又一次回忆起了他脸颊的触感。她猛然想起，自己也曾温柔地抚摸过他的脸，就在许多年前那个荒诞的黎明，就在那残酷与浪漫交织的红海旁，那片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滩。

明日香知道，自己犯下了错误，而且一错便是许多年。

四年前的那一天，她心如死灰地选择了回到德国，就像是一位败军之将仓皇地逃离自己的伤心地。她受了伤，而且伤得很重，在受伤后竭力逃回自己的巢穴，是任何一只动物都会有的本能。

从那一刻起，明日香就已经明白——其实她只是拒绝去承认而已——选择逃避的人并非真嗣，而是她。

人们说他已经死了，但却从未说起他为何而死——因为，她从来没有问过。

或许他是在为自己寻找药品的途中掉进了地面的裂缝，又或者是在求援的途中被战自的士兵射杀。这当然不过是毫无根据的猜想，但明日香无法排除掉这样的可能：也许真嗣是为了她而死的，也许在死前的那一秒钟，他仍然在记挂着她。

只是啊.....

明日香戏谑地笑了，那笑容里写满了讽刺与自嘲。

他到死也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抛弃了他。就算他能活着回来找她，留给他的也不过只有两条凌乱的车辙印而已。

不可否认，即使是现在，她的心中仍然留存着对他的怒火。在所有人的灵魂溶入 LCL 之海的时候，她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他过往的所作所为。她看到了他如何将昏迷不醒的自己当成泄欲的玩具，看到了他心中所有污秽的幻想。这只会让她觉得恶心。

还有她与量产型 EVA 的战斗，那绝望的最后一战。当自己的身体被撕碎的时候，他只是抱膝蜷坐在机库的一角，就像是一个需要妈妈安慰的怯懦小鬼。酚醛树脂禁锢了他的 EVA，可他至少应该试着去努力、去做点什么。但他没有。

正因如此，那一天她选择了脱离 LCL 之海。她不愿让这样可憎的家伙进入自己的灵魂，她不屑与他这种人融为一体。

但也许.....

“那么所有人都去死吧。”

在遭到了自己的拒绝之后，他愤怒地扼住了她的咽喉，随后说出了这句话，将整个世界推入了第三次冲击的深渊。

那时明日香确信，自己是憎恨着他的，而他也应当厌恶着自己才对。可每当想到冲击发生前的那一幕，明日香总会觉得有些动摇。

在被自己拒绝之后，他大可以去找其他人，去祈求其他人的帮助，去欺骗、去伤害、去重复他那惯用的伎俩。但出乎明日香意料的是，他没有离开。

她做了什么？是什么让他如此痛苦，以至于他要扼死她？在被她拒绝后，他为什么没去

找其他人？

万一他不是在撒谎呢？万一，他是真的想留住她？

这绝对不可能。那个可悲的小鬼，他绝不会.....

“那么所有人都去死吧。”

所有人？

所有的人都要死？

因为我吗？

.....

.....

.....

她陷入了永无休止的思维怪圈，她无法确信他是否真的在憎恨着自己。她选择了从 LCL 之海脱离，选择了重新作为个体而活下去，或许在那时，她是想要再度见证两个个体之间的羁绊的萌生，倘若还有机会，她会允许自己放下那无聊的高傲与怨怼，允许那个怯弱的少年爱上自己，并且，在最后的最后，她会允许自己爱上他。

可是，可是啊.....

明日香又一次自嘲地笑了。

可是后来，她一样也没有做到。

过去的四年里，她主动抛弃了真嗣，缩回自己华贵的宅邸中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她先是假装自己不再需要任何人，随后又在每年中专门挑出一天为他过一个生日，以此高傲地向世人宣布：自己仍然没有忘记他。虽然她一直避开了大家，但其实在心底她比谁都渴望有一个人能记录下她所做的这一切，有时她甚至会想：倘若人死之后真有魂灵，当他的魂灵看到自己这样垂怜于他，一定会感动到落下泪来吧。

这实在是一种卑鄙的傲慢。

可她却一直沉醉其中，沉醉于虚伪的自我感动，不能自拔。

她本有机会结束掉这一切，她本有机会摆脱那个病态的自我。那个机会就在今天。

他没有死，他来到了德国。他来这并非有什么别的原因，而只是为了她一人。

可是她再一次抛弃了他。干干净净，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像高贵的富家小姐下意识地驱赶在门前游荡的一条野狗一般理所当然。

就与四年前一模一样。

“啊.....又搞砸了啊，我。”

明日香无力地垂下了头，嘴角露出一丝苍白的微笑。虽然在笑着，她却总觉得眼眶在发烫。

她打量着自己的卧室，这间豪华而宽敞的房间。她想起自己身在日本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抱怨美里的公寓太过狭小，简直不像是给人住的地方。如今，她终于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宽敞的大房间，可是.....她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这样的房间，她一个人住不来。这里太空虚、太冷清，时常让她孤独到无法呼吸。

在这里，她感受不到归属感。这里不是她的家，这里只是她的住处而已。

她不由得怀念起了自己在那个狭小公寓里所见证的点点滴滴。自她搬入之后，三个人只能紧紧巴巴地挤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怜的笨蛋真嗣甚至连一间像样的私人卧室都没有。那时他们三人时常要靠猜拳来争夺浴室的优先使用权，而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三个人谁都不服气，面红耳赤地吵成一团；又或者，她会在真嗣看电视的时候故意挡在他的面前，绞尽脑汁地制造些矛盾，好跟他吵上一架。至于她的目标，当然只是他手里的电视遥控器罢了。

不过只是些零散的记忆碎片，不过只是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往昔。即使已经忘却了幸福究竟是怎样一种感觉，明日香依然相信，自己曾经得到过幸福。

“对不起.....”

她咬住了嘴唇，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

明日香知道，自私的人并不是真嗣，而是她自己；逃避的人同样不是真嗣，而是她自己。曾经如此，而今亦然。她以为自己在这四年中真正地收获了成长，以为自己学会了如何去爱一个人，但此刻她方知那不过只是自欺欺人的幻觉而已，是她演给别人或是自己看的一出戏

罢了。当他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明日香才明白原来自己依旧与四年前一样差劲。

他一定会对自己很失望吧。也许他会就此打道回府，回去找他的美里、他的朋友们，然后在那个狭小岛国开始自己全新的人生。于他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很坏的选择，至少他可以结交一群会接纳他、包容他的人，至少他可以不再让自己受到伤害，至少，他可以确保自己在余生中都能远离她。

对此，明日香没有什么好辩解的。如果他真的做出这样的选择，她也一定会接受，然后大度地向他致以祝福。

但是，在他离开之前，明日香仍然想再见他一面。尽管她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有勇气这样做，但她觉得自己至少该去与他道个别。哪怕只是在机场长廊中短暂的一瞥也好，她想要让他记下自己笑起来的样子，想要向他证明自己并不是那么无可救药的人。就算今生再不能相见，她仍然不愿意让自己在他的回忆中永远板着一张难看的脸。

对了，要见到他.....

明日香想起了真嗣递给她的那张名片，此刻它仍然静静躺在夹克的左侧口袋里。她摸出了那张早已被揉成一团的纸，小心地把它展开。初升的新月洒下淡淡的流光，刚好足够她看清那一行小字写就的地址。

明日香盯着那张名片看了很久。

当真嗣半梦半醒地坐起身来的时候，他瞥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凌晨零点二十六分。

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呢？他不知道。他甚至连这一下午做了些什么都想不起来，在与她重逢而又不欢而散之后，他的大脑似乎一直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

他隐约记得，自己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旅馆，随后给美里小姐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他心灰意冷地告诉她，自己准备坐第二天最早的一班飞机返回日本，让她不必担心。接下来她又与自己说了什么，他已经想不起来，他只记得电话那边传来一声失落的叹息。

他拿出手机，最后一次检查了睡前订好的那张机票。手机的屏幕亮度仍然停留在白天的状态，刺眼的白光让他不由得皱起眉头、眯起了眼睛。

6月7日凌晨四点三十分。到了那时，他将坐上飞机离开这里，为这趟短暂且并不愉快

的旅程画上句点。

他呆呆地望向窗外，夜幕下的都市依旧灯火通明。但这是别人的幸福，与他无关。万家灯火之中，年轻的男人以手掩面，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轻轻地叹息。

他早该预料到这样的发展的，毕竟，他岂能奢望她会原谅自己？他只是一直不愿去承认罢了。

他想要亲自确认她对自己的态度。尽管她的不辞而别已经说明了答案，尽管她从来连一个电话、一封信件甚至是一个善意的眼神也不曾给予过他，他还是不远万里来到了这里。他知道，只有亲耳听到她的拒绝，他才能真正地死心。

最后，他如愿以偿。

尤其是，在看到她的眼罩与义肢手臂之后。

就这样从她的身边离开吧，他想。他已经给她留下了足够多的痛苦，他不想再让她经受新的创伤了。走吧，走吧。这样对自己和她都好。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明日香将会遇到一个爱她的男人，然后一同走过婚礼的红毯。那个男人一定会比自己优秀的多，他一定会代自己保护好她，给予她真正的幸福。那是自己永远也做不到的事。

所以，就这样走吧，把全新的未来与希望留给她。经历了那样多的苦楚，她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就算无法给予她幸福，至少，他可以确保自己在余生中都会远离她。

自己想要对她说的话，已经全都说过了。他只是想向她道个歉而已，无论是否能得到原谅。既然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他再也没有继续纠缠着她的理由了。

对了，要出发了.....

为了赶上凌晨四点半的飞机，现在差不多该动身了。他最后一次检查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并不算大的行李箱。在确认无误后，他拉好了行李箱的拉锁，随后披上了自己的外套。

真嗣叠好了睡皱的床褥，把用过的物品也整齐地摆回了原位。这是他多年的习惯，无论是去朋友家做客还是寄宿在旅馆，他总是尽量不给别人留下任何麻烦。

他的动作很慢，就像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一样。或许这真的就是他潜意识中的想法吧。只

是，不论如何不舍，告别的时刻终将不可阻挡地降临。

他最后一次望向了窗外，望向夜幕下的柏林城璀璨的万家灯火。他衷心祝愿明日香在往后的岁月里一切安好。

他提起了行李箱，轻轻推开了房间的门。但也正是在这时，他看见门外站着另一个身影。

没有再穿那件严实的夹克，而是换上了曾经的淡黄色连衣裙。火红的长发披散在肩头，手臂和眼罩都暴露在外，但她似乎并不在意。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她就站在那里，直视着他的双眼。

碇 真嗣屏住了呼吸。

“怎么，不让我进去？”

片刻的沉默后，明日香首先开口了。

“啊，嗯……”作为回应，真嗣像是突然反应过来一样，为她让出一条路来。“请进。”

他看着明日香走进了他住的房间，打量着这里的陈设。他早已对明日香的家境有所耳闻，或许，以她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房间实在是太差劲了。

扫视一周，最后，她转过身来，目光定格在他的行李箱上。

“准备走了？”

真嗣耸了耸肩，有些难为情地笑了。“嗯，算是吧。”

听到这个回答，明日香其实并不吃惊，毕竟当初自己就是这么告诉他的。她大可以就这样放他离开，只是，自己既然能赶得上见他最后一面，那就一定得说点什么。

明日香转过身去，坐到了床上。她一点也不见外，丝毫不介意把他刚收拾整齐的床榻弄皱。

“说起来，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德国的呢。”

“一天之前吧，”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暂时无法离开——又或者，其实他自己打心底里并

不想离开——真嗣把行李箱放到了一边，重新掩上了门。“本来只是想着见你一面就回去的。”

“才刚来一天就回去，不觉得有点可惜吗？”

真嗣淡淡地笑了，“嘛，毕竟我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何况，我知道你也不会愿意听。他在心里默默补充道。

“真的？”明日香抱臂在胸前，摆出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就没点别的什么想说的？”

当然有！他一直有一句话想要对她说，那份感情已经在他心底埋藏了四年。只有在失去她之后，他才知道思念的感觉竟然是如此沉重而悲伤。

可是，他不敢说。何况她多半也不想听。

所以真嗣点了点头，认真地回答道，“嗯，没有了。”

明日香神情复杂地盯着他，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在她的眼神之下，真嗣只是别开了视线，回以一个略显无奈的微笑。

“如果我原谅了你，你这趟旅程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对么？”

“嗯.....如果能得到你的原谅，我就再也没有遗憾了。我会搭乘最早的一班飞机离开，不会再打扰你。”

“说到做到？”明日香的声音里似乎带着轻蔑的笑意。

“嗯，说到做到。”

“既然如此，”她转过身背对着他，深吸了一口气，“那我就不原谅你了。”

真嗣一下子就呆住了。

“飞机票订好了，是吗？”

“嗯.....”

“那就取消掉吧。”

她回过头来，真嗣这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听错，她的确是在笑。

“可是.....明日香，我不明白.....”

“我说你，怎么还和当年一样？唯唯诺诺的。”她皱起眉头，于是真嗣立刻识相地低下了头，不再说了。

明日香轻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听好了，真嗣，早些时候是我不对，我一直在后悔用那样的态度对待你。但是，你这家伙也别指望我会痛哭流涕地祈求你的原谅，那种事情我做不来。我只是想补偿我对你的无礼，比方说带你参观一下这座城市或是一起吃顿饭什么的。总之，倘若能让你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再离开，我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明日香保持着抱臂在胸的高傲坐姿，但实则在用余光小心翼翼地打量着那个黑发的年轻男人。他靠在门背后站着，双手插在裤兜里，依然是垂着头一言不发。

真嗣这样的反应让她有些懊恼，又有些慌乱。也许自己刚才的语气还是太重了，也许他还在生自己的气？可恶，她早就知道自己应该降低身份，不要总是摆出一幅高高在上的样子；她知道自己至少应该拿出热忱与真诚来，他值得被这样对待。可是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她摆脱不掉那种无聊的自尊，无法坦诚地向他诉说心中的不安与寂寞。从与他重逢的那一刻起，不知不觉间她与他仿佛又变回了当年那个高傲火爆的红发少女，还有专属于她的笨蛋真嗣。

“可恶……”她用余光打量着他，小声咕哝道。

“明日香……”

“怎么了？”

他显得颇为踌躇，就像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对不起。”

“我说你啊，怎么总是……！”

“我是认真的。”他的声音低得像是耳语，“你的眼睛，还有你的手……”

“少看不起人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何况我也知道，四年前的事情也并不全怪你。相比起对你发怒，我更想诅咒 SEELE 那群该死的家伙下地狱。”

明日香望向自己的右手，把手握成拳头而又缓缓松开，“就我自己而言，倒不如说，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手臂，我觉得自己反而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反正，我自己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方便，你不需要担心。但你若是觉得我是个瞎了眼还断了手臂的丑女人……”

“怎么可能呢，”真嗣打断了她，淡淡地笑了，“即使是时隔四年之后的重逢，我依然惊异于你的美丽。”

明日香觉得，自己的脸颊在发烫，她有些难为情地躲开了他的视线。“嘁，油嘴滑舌的家伙.....”

“我是认真的。”

随后谁都不再说话，沉默再一次降临了。

直到，明日香终于觉得有点厌烦了。

“喂，真嗣。”

“嗯？”

“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

这家酒吧距真嗣住的旅馆很近，下午回来的时候，失落的他也曾想过要不要进去喝一杯。但思虑再三，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所谓的借酒消愁，不过只是换种方式逃避而已。

结果，现在的他却和明日香一起，坐到了长长的吧台前。

“两杯龙舌兰，加冰。”明日香用德语对调酒师说道，“谢谢。”

“你点了什么啊？”

“是酒啦，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我们都是成年人。”

如果是以前，真嗣一定会百般阻止她尝试那些只有大人才能做的事。而这次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回以一个淡淡的微笑。“说的也是呢。”

“比起这个，我有件东西要给你看。”明日香挥手招来侍者，用德语小声说道，“请把我早些时候寄存在柜台的东西拿来，谢谢。”

真嗣眨了眨眼睛，一脸疑惑地望着她，但明日香只是故作神秘地一笑，什么都没有说。

当那位侍者再度出现的时候，他的手中捧着一个细长的木盒，看上去颇为精致。他恭敬地把木盒交到明日香的手里，随后默默退开了。

“喏，打开看看？”

看着她递来的那个木盒，真嗣反而更加疑惑了。“明日香，这到底是.....”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他将信将疑地接过了木盒。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他看到一样他完全没有料想到的东西。

“这是.....琴弓？”

“十九世纪流传下来的古董，我托爸爸从拍卖会上买来的。”明日香无所谓地耸了耸肩，“送给你了。”

“可是.....为什么.....？”

“这还用问，生日礼物嘛。”

看着一脸错愕的真嗣，明日香得意地笑了。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冰镇龙舌兰。

“没想到你还会记得啊.....”

“当然，这四年中你的每一个生日，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我一直以为你仍在记恨着我。”

“一开始的确是。毕竟，就是因为不想再见你，我才会选择回到德国。”明日香放下酒杯，叹了口气，“可是那之后的多年以来，我自己的心态也一直在变化。这谈不上是什么成长，因为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比从前更加迷茫。真嗣，尽管我时常搞不明白自己对你到底怀有怎样的感情，但我想，应该不会是记恨。”

“说起来，我们已经四年没联系过了呢，”她继续说道，“你会有这样的误解，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嗯，这四年里我一直想要联系你，但却怎么也做不到。这不仅是因为我心存畏惧，更是因为我不知该怎么做才能找到你。自你离开后，你的所有信息都被删除了呢，我一直在找，却还是一无所获。”带着一丝歉疚，真嗣对她笑了笑，“所以，这四年以来，我一直在等你的来信.....”

真嗣的话悄然而止，因为他看到明日香脸上那轻快的神色消失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凝重让真嗣有些紧张，自己也许说错了什么话。

明日香盯着他许久，终于长叹了一口气，望向了别处。

“有件事情，原本不打算告诉你，我本想着靠自己去查，但是，既然你也提到了.....罢了，”她无奈地笑了笑，“真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

真嗣直视着她的眼睛，摇了摇头。

就像是终于下定了决心一样，明日香端起酒杯，将剩余的鸡尾酒一饮而尽，白皙的脸庞立时涨得通红。

“因为.....人们都说你死了。”

但令她惊讶的是，真嗣似乎并没有显得太震惊。他的眼中的确出现过一丝错愕，但很快就消失不见，明日香再看时，他竟然露出了笑容。

“看你那么严肃，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哈，哈哈.....”

“你是笨蛋吗？你当我是在和你开玩笑吗？”明日香再也忍不住了，“这可是关乎你的生死，你就一点都不吃惊吗？”

“明日香，当时的局势太过混乱，若是出现了信息的误报也情有可原，”真嗣依然在笑着，喝了一口鸡尾酒，“我的‘死讯’，并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比起这个，如今我们依然好好地活着，并且与彼此重逢，这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嘛，把自己的命说的像是儿戏一样.....”明日香小声咕哝着，脸上仍然泛着红晕。喝这么烈的酒，对她来说也是第一次。

“知道你并非是因为记恨我才会一直没有给我写信，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很感激。”

“嘁，你这家伙.....”

明日香终于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比起当年，如今的你真是变了很多啊。换成以前那个笨蛋小鬼的话，多半会直接哭出来吧。”

真嗣同样回以微笑，笑容中带着一丝狡黠。“人总是在成长的嘛。”

“给我讲讲你现在的生活吧，我还挺好奇的呢。”明日香百无聊赖地趴到了桌台上，把玩着细长的鸡尾酒杯，“你现在还是和美里住在一起，对吧？”

“嗯，是啊，不过我们现在搬到了第二东京。”真嗣点点头，继续说道，“特务机关 NERV 已经被取缔了，联合国成立了负责管理灾后重建工作的组织 WILLE，美里小姐现在也是 WILLE 的一员。”

“哦，我听说过 WILLE，我爸爸的公司和 WILLE 有很多合作项目。美里那家伙，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吗？”

“变化不大，不过她倒是不像以前那样嗜酒如命了，可能是工作更忙的关系吧。但不管怎么说，就算是现在，负责做饭和做家务的人仍然是我。”

“不过，”真嗣意味深长地笑了，“有时候美里小姐倒是会显得额外殷勤。比方说，当冬治、洞木、剑介或是她的同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她总会尽量给别人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哦，顺带一提，现在冬治和洞木已经是恋人啦。”

“果然，我以前就觉得他们两个人看彼此的眼神不对劲！嘁，小光的眼光真是差劲，居然看上了那样的笨蛋。”

“不要这样说嘛，洞木常说冬治是个出乎意料很温柔的人呢。周末的时候两人总是会出去玩，有时也会把我和剑介叫上。”

“看起来你们关系不错啊，那就好。”明日香笑了，“我还担心你会变成一个像优等生那样孤僻的家伙呢。”

听到她提起绫波 零，真嗣的笑容消失了。不只是他，明日香也是一样，她觉得有些愧疚。

“她.....再也没回来过，对吧？”明日香小心翼翼地问。

“嗯，绫波她再也不会回来了。为了阻止补完计划，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真嗣略显苦涩地笑了笑，“都是因为我。”

“也许你只是还没有见到她呢？”

“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她归还了 LCL 之海中所有的生命，却唯独把自己的存在彻底抹去了，新世界的人们也不会再有关于她的记忆，这一点我已经确认过了。明日香，在这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还记得她。”

“嘁.....真是 个不合群的家伙，就连死都死得这么孤独。”

虽然这样说着，但明日香的语气中并未带着任何讥讽的意味。她不知道自己还该不该继续聊下去，聊起那个谜一样的绫波 零。的确，自己与她的相处并不融洽，可两人之间的矛盾其实是由自己而来。自己或是嫉妒真嗣对她的偏爱，或是看不惯她那人偶一样的生存方式，这才屡次找她的麻烦。自始至终，她并没有做错过什么。四年之后，当明日香重新审视那段岁月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就自己当年做过的傻事向绫波 零道歉——只可惜，再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最后，明日香还是决定换个话题。

“你现在还在上学？还是说，已经上班了？”

“嗯，不久之前刚刚完成学业，现在的我是个老师。”他笑了笑，“教音乐的。”

“哦，不错嘛，”明日香狡黠地笑了，“那我是不是今后也该尊称你‘碇老师’了？”

“你过奖了……”她的恭维让真嗣有点不好意思，“明日香，你呢？”

“我嘛，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四年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度过，不过……我写过几个电脑游戏。”

“你会写游戏？”

“有什么好惊讶的，谁让本小姐是十三岁就大学毕业的天才呢。”看着真嗣脸上的惊讶，明日香只是无所谓地耸耸肩，“我有自己的工作室，名叫‘Studio Longinus’。嘛，虽然里里外外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了。”

真嗣又一次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剑介可是这家工作室的忠实粉丝，尤其是机器人类的游戏……真是没想到啊，原来那都是你做的。”

“你知道就好了，不要说出去啊。”明日香伏在桌上，百无聊赖地用手指敲打着桌面。

“我可不想再成为别人注意力的焦点了，过度的关注只会让我觉得难堪。”

“明日香，你也改变了很多啊。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

“就像你说的，人总是要成长的。”

“但是，就算是成长，也不该以失去友情为代价。我们曾经认识的人们，尤其是美里小姐还有洞木，每次谈起你的时候，她们也时常觉得颇为怀念呢。一起玩的时候总会听到她们

说，‘要是明日香还在就好了’……”

“我会给她们打电话的，OK？我只是觉得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不，明日香，我没有逼你的意思，”真嗣淡淡一笑，“只是不想看到你这么孤独。”

‘不想看到你孤独’——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恰恰相反，这些年来，从父母、同学和女仆们的口中，这句话她早已听过了无数遍。但明日香知道他们不懂自己，曾经的那段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时光，他们并未陪自己一同经历过。她当然感谢他们的好意，但却实在做不到向他们敞开心扉。

只有当真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明日香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心中的那一种莫名触动。

笨蛋真嗣，能与你重逢，我就已经不再孤独了。她在心里默念道。

明日香觉得自己的脸上又开始微微发烫，但这一次是否还是酒精的作用，她说不上来。

“呐，真嗣，明天我们一起出去吧。”

“嗯？去哪里？”

“当然是参观一下柏林。难得来一趟，不参观一下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可是……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比较好啊，”真嗣微笑着说，“再说了，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见你一面，参观城市什么的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也不怪你，谁让你是一根筋的笨蛋真嗣呢。”

真嗣无奈地耸了耸肩，笑着说，“那好吧。”

“总之，你只管早上九点钟准时下来就好了。想来你也不知道自己想去哪，所以，行程的安排就交给我吧。”

“总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收到了这么贵重的生日礼物，明天还要继续给你添麻烦……”

“有什么麻烦的！我已经四年没有出来玩过了，一起去逛一逛难道不是很好吗？”明日香皱起了眉头，“我说你啊，真是的……”

“那样的话……”真嗣双掌合十，摆出极为虔诚的姿势。“拜托你了，明日香。”

望着他那认真而郑重的样子，明日香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这还差不多。”

当明日香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的两点钟。但她却注意到，客厅的窗户依然透出微弱的灯光。

她悄悄地打开门走了进去，尽量不要惊扰到早已入睡的人们。果然，在客厅里，她的妈妈有希子正愁容满面地踱着步子。

见到女儿回来，她快步上前，拉起了女儿的手。

“你这孩子，终于回来了！你去哪里了，为什么不和我们说一声？”

“我.....我.....”明日香陷入了语塞，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如实相告。“嗯.....这个嘛.....”

“我一下班回来，就听说你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连晚饭都没吃，可等我一打开门才发现你已经不在了！你这孩子，偷偷地跑出去做什么？真是把我吓得够呛！”

“妈妈，不用担心，你看我这不是好好地回来了嘛.....”

有希子看着她，眼中仍然带着些许责备的神色。在严厉的目光下，明日香所能做的只有赔以一个歉疚的笑容。更让她不安的是，如果有希子继续追问起她悄悄跑出去的目的.....

但有希子却没有再问什么。沉默的最后，她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算了，今天当班的汉娜太太，我已经让她回去了。”她一边自言自语着，一边向厨房走去。“明日香，你饿不饿？要不要妈妈给你煮点宵夜？”

这天夜里，真嗣在旅馆的床上辗转反侧，迟迟感受不到一丝困意。

早些时候，他给美里发了短信，告诉她自己的计划有变，接下来会在德国逗留一段时间。他与明日香在这一天中经历的诸多事情，他也简要地写在了信中。不过，关于自己离奇的‘死讯’，他倒是有意做了隐瞒。

等她明天醒来看到短信的时候，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一幅表情呢？真嗣淡淡地笑了。

他看了一眼床头的电子钟，凌晨两点三十分。好吧，也许自己还是早点睡觉比较好，否

则，万一陪她逛街的时候打不起精神来可就糟了。

可是他怎么睡得着呢？别说是入睡，他就连平静地躺在床上都做不到，一想到过去这一天中经历的种种，他总会觉得心脏狂跳不止。

自己收到了生日的礼物，一把昂贵的琴弓。更重要的是，送礼物的人是明日香。这让真嗣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

他从未像现在这样，期盼着夜晚能快点过去，早上的九点钟能够快一点到来。他不顾一切地渴望再次见到她，在那之前，每一分每一秒的等待都会让他焦心难耐。

明天，一定会更好.....

.....的吧？

真嗣笑了，带着这样的念头，他悄悄地闭上了眼睛。

他不知道的是，城区另一端的一座豪华宅邸里，红发的年轻女人同样在辗转反侧，思索着相同的心事。

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两颗心灵，在这一刻产生了奇妙的重叠，共同期待着属于他和她的奇迹。

第四章 “旧伤 / “It just won’ t quit.” ” 完。

第五章 残吻 / “A kis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

/2020 年，6 月 7 日/

当轿车在十字路口转过弯后，明日香一眼就看到了他寄住的那栋旅社。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八点四十五分。

“就在前面靠边停下吧，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她对驾驶员说道，有些歉疚地笑了笑，“今天本该是你的休息日的，抱歉啦，汉斯先生。”

“没什么，不必在意！”被称为汉斯的男人微微侧头，蓄满胡须的面容上露出了粗犷豪迈的笑容，“小姐终于肯交朋友了，我们都开心的很啊！真想看看他到底是怎样的男人，竟然如此好运呢。”

听到这话的明日香笑了起来，脸颊微微发红。她的心里很幸福，这四年中，她从未体会过这样的温暖。

她最后一遍打量了一下自己今天的打扮，感到既期待又紧张。自己已经许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有什么好紧张的？自己可是曾经驾驶着 EVA 对抗使徒的人。相比起面对灭世级别的危机，今天自己只是与他相见、与他一起游玩一天而已，有什么大不了？说到底，他只不过是笨蛋真嗣而已。

但她就是没法让自己平静下来。回想过去这一天中发生的事，她仍觉得像做梦一样。就在不久前，她仍然对他的死讯深信不疑，坚信自己此生只能活在对他的追忆中，再也没有得到幸福的希望了。然而，就像是凭空降临一样，他出现在了她的面前，把她的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甚至让她一度以为自己深陷在臆想中不能自拔。她突然就得到了重新追求幸福的机会，正因如此，明日香绝对不允许自己失败。过往的小半生中她一直是为了别人的期许而活，而现在，哪怕一次也好，明日香想要亲手改写自己的人生，为了自己的愿望。

所以，她没有再像往常那样自我鄙夷，而是允许自己保持一点紧张。至少，这能让她时刻警醒自己不要把事情搞砸。

今天仍然很热，她换上了一件白色的无袖连衣裙，配上一条暗红色的束腰。下摆刚刚到膝盖的位置，这条连衣裙完美地勾勒出她引以为豪的纤细曲线。

不过，就在出门之前，她还是选择了再套上那件暗红色的夹克。这或许完全没有必要，但一想到城市热门景点的人山人海，她仍然觉得还是遮蔽一下自己的手臂比较好。这些年中她几乎每一次出门都会穿上外套，哪怕在炎炎夏日也是一样。她并非是每一天都能像昨夜那样，勇敢地把身体的缺陷展露在世人眼前，对人们好奇的眼光一笑了之。

在她的手边有一个小巧的提包，里面装着她的手机、证件和钱包。也许是出于紧张，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下意识地攥紧手提包的包带，手心汗津津的。

她拿出手机，在外套袖子上擦亮屏幕，然后小心地打量着自己在屏幕上的倒影。她并没有化太浓的妆，只是在出门之前为自己涂上了淡淡的唇彩、简单地勾了眼线，随后，涂上了漂亮的指甲油。

当真嗣见到自己时，会是怎样一副表情呢？

她最后一次看了一眼时间，八点五十八分。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感觉，她推开了车门。

她步履匆匆，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全然没有注意到汉斯大叔正比出一个加油打气的姿势。

‘勇敢一点，明日香！’她在心里默念，‘要上了哦！’

真嗣对着镜中的自己看了又看，第一次后悔自己这趟出行没有多带几件衣服。他素来对穿搭什么的并不在意，只要清爽得体就足够了。但此刻他却不住地想道，早知如此，当初真应该把最喜欢的那件夹克也带来啊。

今天早上他醒来时，距离两人见面仍有相当一段时间。虽然这一晚上没有睡太久，但他却感受不到丝毫的困意。

他打开手提箱，拿出另一件短袖衬衫穿上，望向了镜中。随后，他再一次皱起了眉头，这件也不太合适，似乎显得过于老气了。

尝试再三，他还是选择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搭配上黑色的裤子。从学生时代起，这套行头一直是他的标配，尽管明知今天并非是正式意义上的约会，他还是穿上了自己最正式的一套衣服。

也正在这时，手机响了起来。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露出了笑容。果然是美里。

“嗨，美里小姐。”

“哦嗨！真嗣，柏林之行怎么样，愉快吗？”

“美里小姐，我都已经在短信里写过了呀。”

“你写得太简略了嘛，”她以抱怨一样的语气说道，“我想亲口听讲讲昨天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关于明日香.....”

真嗣淡淡地笑了，“我想她见到我的时候一定很惊讶。”

“她当然会惊讶！这可是时隔四年的重逢呀！但你说她最后给了你一耳光，这实在是让我费解。我本以为她会直接扑进你怀里的.....”

“这个.....说来话长啊.....总之最后我们已经和好了。”

“真嗣，给我讲讲嘛。到底是因为什么？照你所说，她在见到你的时候与其说是惊喜倒不如说是惊吓，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呀。”

真嗣沉吟着，不知自己该不该把那件事说出去。不管怎么想，他所谓的死讯多半只是一个误报而已，实在没有成为谈资的必要.....

“讲讲嘛，真嗣！我真的很好奇。”

说到这里，她的语气已经近乎哀求。真嗣无可奈何地笑了。

“因为.....四年前人们告诉她，我已经死了。”

电话那边陷入了沉默，直到半分钟后，听筒里果然传来了她标志性的惊呼。

“死了？！！死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啊，”他无所谓地耸耸肩，“多半是当年的误传吧。毕竟卡洛琳医生的小队救走她的时候，我早就已经不在。”

“这样似乎也说得通，但是.....”

电话那边的美里压低了声音，似乎是在沉思。“.....这事还是有点蹊跷。”

“美里小姐.....？”

“啊！别担心，不是什么大事。我只是突然想到，当年我们搬回第二东京定居之后，我

其实很多次尝试过联系明日香，但一次都没有成功过。发出的信函要么被拒收要么就不了了之，打电话过去，被告知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这还是真嗣第一次听美里提起这些事情，他这才知道原来她也尝试过联系明日香。但为什么美里从来没有跟他说过呢？更重要的是，从她这几次失败的尝试来看，联系不上明日香的并非只有自己一人。

“嗯.....奇怪.....”

电话那边的美里轻声叹了口气。“真嗣，就像我说的，这并不是现在的你该担心的事情。今天你们还要约会的吧？要好好打理一下哦。”

“美里小姐！”她的话让真嗣有些不好意思，“约会什么的.....”

“安啦！过了这么多年，怎么还在为这种事情害羞！”她似乎在窃笑着，“总之，真嗣，我希望你们两人的相处一切顺利。倘若这世界上还有谁配得上幸福的话，一定是你们两个。”

“嗯.....谢谢.....”

“代我向她问好哦。再见~”

真嗣也笑了，“再见，美里小姐。”

他把手机放回了口袋，脑海里仍在思索着美里刚才说过的话。这样的事情的确有些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留到日后再想。毕竟，现在的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他检视了一遍房间，确信一切都已收拾妥当，自己没有落下必要的东西。随后，他带上门卡，推开了房门。

当明日香走进一楼大堂的时候，正好看见真嗣正从楼梯上下来。他一眼就注意到了自己，向自己挥了挥手，作为回应，她同样挥手致以微笑。

今天的他依旧选择了学生时代一成不变的那套行头，但看上去却再也没有当年那种瘦弱稚气的感觉了。他长高了，身材也强壮了许多，即使只是穿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他也仍是一个阳光帅气的年轻男人。只是装作不经意的一瞥，就足以让她怦然心动。

随着他一步步走近，她又开始紧张起来，就仿佛时间的流动也变慢了一样。自己该用怎

样的方式与他打招呼呢？毕竟他们谁都还没有正式承认过两人的情侣关系，今天的出游也并非正式意义上的约会，所以，如果是见面拥抱的话，或许显得太过亲密；至于接吻，那就更是不可想象.....但如果只是握手的话，又未免太过严肃.....

就在她犹豫的时候，真是已经走了上来，“早上好啊，明日香。”

“唔，早上好啊。真没想到，今天这身打扮出乎意料的还不错嘛。”她略显得意地笑了，“这也没办法啦，毕竟你可是有幸得到了本小姐的导游服务，要是不好好打理一下可就太掉价了呢。”

“今天也拜托了，明日香。”他笑着回应道。

“无所谓。只要你愿意的话，本小姐陪你走多远的路都不在话下。”

她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腕，带着他向外走去——她差一点就直接拉起他的手。

“走吧真嗣，我们上车。”

“嗯？上车？”

“是啊上车。快点啦。”

“可是，第一站我们去哪？”

“一家名为 Museum für Naturkunde（整理者注：德语，自然博物馆）的恐龙主题博物馆。”她依旧拉着他，走得很急切，“问这么多做什么？等下自然就知道了嘛。”

走出了旅馆的正门，真嗣看到一辆颇为豪华的轿车就停在街角处。一位高大粗犷的男人站在车旁，带着热情的笑容打开了车门。

“这样.....会很贵的吧.....”他小声问道。

但明日香却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就是我们今天的司机，叫他汉斯就好了，”她介绍道，随后当先上了车。

真嗣站在车前，觉得有些紧张，不懂德语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好。最后，他只是礼貌地笑了一下，向笑容可掬的男人点了点头，就跟着明日香上了车。

望着长颈巨龙庞大的骨架标本，他第一次直观领略到了史前生物的宏伟体格。虽然看不懂标牌上的德语，但数字他还是或多或少看懂了一些。

“体长可达二十二米，体重可达三十九吨.....真是名副其实的巨兽啊。”

但他曾对抗过的使徒，体型比起长颈巨龙还要大得多，却也从未让他感受到这般敬畏。

在他的不远处，明日香正举着手机四处拍照。真嗣不知道恐龙的标本是否也会让她联想起曾经驾驶 EVA 对抗使徒的日子，但有一点他看得出来：明日香很喜欢这里，能来这里参观，她看上去很快乐。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即使经历了四年孤独的日日夜夜，明日香依然是个很喜欢出来玩的人。能再度看到她露出灿烂的笑容，这比什么都重要。

“笨蛋真嗣，回头啦。”

他闻声转头，随即就看到了闪光灯刺眼的白光。

“好，这张抓拍时机刚刚好~”

明日香笑靥如花，站到了他的身边，把照片举给他看。“看，还不错吧！”

真嗣不禁皱起眉头，照片中的他一脸的疑惑，哪里有半分拍照应有的气质。

“皱什么眉头啊，这不是挺可爱的嘛。”

“.....虽然实在不敢苟同.....”真嗣无奈地笑了笑，“但你喜欢的话，那就留着吧。”

“嘁，你这家伙还是这么无趣。”

明日香收起了手机，身体倚在展台旁边的扶手上，打量着眼前的巨兽骨架。

“真没想到，同为亚当和莉莉丝的后代，形态的差异居然这么大。”她以略显刻薄的语气评价道，“真是有够丑的啊。”

这番话让真嗣忍俊不禁，“也许恐龙并不是亚当和莉莉丝的后代呢。”

“怎么可能？亚当和莉莉丝是所有生命的起源，这早就是确凿无疑的事情了嘛。别说是恐龙，就连使徒那么丑陋的家伙，不也是亚当与莉莉丝的后代吗？与那群丑陋的家伙相比，我们人类的反倒像是异类了。”

“我倒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真嗣背靠在扶手上，仰望着博物馆天顶上的巨幅史前世界画像，“从亚当与莉莉丝随着陨石降临这个世界开始，一切就都是偶然。生命的降生是偶然，而我能在芸芸众生中与你相遇，更是偶然中的偶然……”

“这一点，我可不认同。”

真嗣愣了一下，扭头望去，明日香也正看着他，神情非常认真。

“至少，我们的重逢，绝不会是偶然。”

（明日香这里一语成谶，两人的重逢 emmm.....的确不是偶然，各位看到后面几章就明白了（笑）.....——beiming）

她一反常态、突然认真起来，这让真嗣有些始料未及。他觉得自己刚才也许说错了话。沉吟半晌，他笑着说道，“是.....我想你说得对。”

“我说的当然是对的，你也不想想此前我们都经历了怎样的四年！”

虽然为了不打扰他人而压低了声音，但她的语气却愈发激动起来，“现在想想，我此前的生活简直糟透了，我早就想报复这差劲透顶的人生了！这四年里，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拔掉牙齿、关进笼子的老虎一样，无穷无尽的愤懑与怒火只能憋在心里无处发泄，有时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就像是要炸开一样。从那时起我就发誓，倘若有一天我重新长出了牙齿，一定会反咬一口……”

真嗣不得不承认，这样的比喻的确非常合适，他不由得笑了出来。“但是，明日香，你身边的大家其实都在关心着你，虽然方式也许你并不认可.....我想，他们一定不会想在未来的某一天被了不起的明日香大人咬伤的吧。”

“笨蛋真嗣，我什么时候说过咬的是他们，”她露出了狡黠的笑容，“我指的是这糟糕透顶的命运。倘若真的有命运之神的话，我一定会让他明白，他越是想看到我哭丧着脸的样子，我就越是要笑给他看！”

“那么，我们来拍张合照怎么样？”真嗣拿出手机提议道，“一定要笑得灿烂点哦。”

明日香也随即露出了会意的表情，“喂，我说你啊，不觉得自己有点幸运过头了吗？”

“那是当然，能和了不起的明日香大人合照，实在是荣幸之至啊。”

一边说着，真嗣举高了手机，示意她站得离自己近一些。这样的亲昵，让两人都觉得有些脸红，但明日香还是狡黠地笑着，走了过来。

“嘁，真是拿你没办法啊。”

她在真嗣的身边站定，允许他的手臂轻轻环绕过自己的腰，同时她微微侧头，倚靠在他的肩上。

“要拍了哦。”虽然尽力平静地笑着，但真嗣还是觉得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红发的年轻女人，回以如向阳花般灿烂的笑颜。

“把我拍得好看一点，笨蛋真嗣。”

当他面对那面墙的时候，沉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这里的氛围与刚才的博物馆完全不同，即使是在炎炎夏日，他却依然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四周的人们，同样沉静而肃穆。在这里，没有人拿出手机拍照或是与友人谈笑，人们静静地低下头、微微弯腰鞠躬，面对着具象化的历史，献出自己谦卑的敬意。

关于柏林墙，真嗣了解的并不多，只是在中学的历史课上听说过一些欧洲近代的历史。这面墙曾是一堵将整个国家一分为二的铁壁，荒谬地分割了同属一国的两方同胞，这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了。但这已经足够了，站在这面断墙之前，他已经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压抑，就仿佛是亲眼见证了眼前这个国度曾经历过的分裂与残缺。

他望向身侧，明日香同样在低着头。她的眼睛微闭着，似乎也是陷入了沉思中。

就在这时，他听到有笑声传来。转头望去，他看见一个小女孩正抓着父母的衣角，躲在父亲身后，朝着两人咯咯地笑。显然，带着眼罩的红发女人唤起了她的好奇心。她似乎对父母也说了些什么，随即，两位大人的脸上也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不过随后，当她看见红发的女人睁开眼睛、朝自己抛来厌恶的一瞥的时候，小女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多半是来旅游的一家子笨蛋而已，不必搭理他们，”明日香以不屑的语气说道，“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不明白.....他们到底在笑什么？”

“所以我才说他们是笨蛋啊，为了一点并不好笑的事情发笑。”

明日香瞥了那家人一眼，不悦地‘嘁’了一声。“就算是在 2020 年，也依然会有人遭受歧视和霸凌。天生的肤色也好，后天的残疾也好，只是因为自己与大家看上去不一样，就会遭到孤立、遭到别人的嘲笑.....”

察觉到她言语中透出的苦涩，真嗣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明日香，你该不会.....”

“这种事情我经历得多了，”她低下了头，也压低了声音，“从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明日香，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啊，因为我是日德混血，因为我的体内流有一半黄种人的血液，因为我的头发是与众不同的红色.....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比班上的同学都要年幼。”

“你是说，你的同学.....那他们没有对你做出太过分的事情吧？”

“谅他们也没有这个胆量。他们大多只是在背后说我的闲话，还有些讨厌的女生会在我的桌子上刻些侮辱的话。但其实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们怎么想，他们没有资格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我知道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喜欢说三道四的浅薄之辈，永远不配与我相提并论。我只靠自己一个人就强过了他们所有人，即使身为班上最小的学生，我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真没想到啊，你竟然会有这样的过往。”真嗣像是打趣一样笑了笑。

“是，是，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明日香故意拖长了语调，白了他一眼，“我知道，考虑到我在日本的所作所为，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是那种会被别人欺负的人。”

“我并没有朝那个方向想.....”

“大骗子.....”

“明日香，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真嗣无奈地笑了，举起双手摆出投降的姿势，“何况，就算是那时的你，也从未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在成长的时候，我们谁都犯过错。”

“但我的确伤害了很多，这没什么好否认的.....”她轻叹了口气，“尤其是你。”

她抬起头直视着他的双眼，苦涩地笑了，“倘若不是因为我屡次伤害你，你也不会说出‘所有人都去死吧’那种话的吧？”

“不，明日香，那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是我自己犯下的错误，与你无关。”真嗣望向了柏林墙，他的眼中尽是自嘲，“那时候的我太绝望了。这一路走来，我也犯下了很多错误，伤害了许多人。有些错误可以被洗刷，但有些却再也无法逆转。引发第三次冲击，那是我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但你也完成了救赎，不是吗？你，还有第一适格者.....嗯.....”她的声音低得像是耳语，“我是说，绫波 零.....你们两人最后成功地阻止了第三次冲击，不是吗？可是我呢？我至今甚至还不曾向我伤害过的人道歉，更别提直面我过往的惨淡人生，因为我既不敢也不情愿。就算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是个自私、怯懦、差劲透顶的家伙.....”

她闭着眼睛扭过了头，因为不愿让真嗣看到眼中的泪。但就在这时，一双手臂轻轻环绕过她的身体，将她拥入怀中。

“我曾发誓，要让第三次冲击成为我犯下的最后一道罪孽。”在她的耳畔，他轻声说道，“我不会再落入相同的错误了。明日香，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孤身一人面对自己的人生。错误也好，救赎也好，无论你想做出怎样的抉择，我都会陪你一起走下去。”

“所以，”他笑着，轻轻摸了摸她的头，“没关系的。”

真嗣的声音很低、很平静，带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在久违的温暖中，明日香第一次允许自己在众人面前掉下泪来。

施普雷河畔，一家欧式风格的小酒馆。此时，已是黄昏。

明日香预定的这个位置，正好位于观景平台最靠边沿的一排。穿城而过的施普雷河，几乎就在两人的脚下静静地淌过，夏日的夕阳倒映其中，反射着粼粼的波光。

晚饭的时候，两人又一次喝了酒——虽然只是度数很低的白葡萄酒。自从重逢之后，明日香做了许多以前她不敢做或是不被允许做的事情，肆意地享受着打破清规戒律的快乐。真嗣想，或许这就是她‘报复’人生的方式吧。

对他自己来说，早些年美里小姐喝酒之后狂放不羁的行为曾让他一度对酒产生了抵触，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洁身自好、滴酒不沾。但如今一尝，味道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糟.....

只是小半瓶白葡萄酒而已，他已经感受到了些许的醉意，好像自己的身体变得轻飘飘的。

他靠在观景台的扶手上，而他的心上之人就站在他的身边。她眺望着一望无尽的河流与城市，脸颊同样微微泛起红晕。

这真是种奇妙的体验。明明就在昨天，两人还曾深陷猜疑的痛苦之中，甚至悲观地认为自己的人生已经再也没有了获得幸福的权利，可是今天，一切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她允许自己陪在她的身旁，允许自己与她一同游玩、共进晚餐，此时此刻他与她站在观景台的一角，在拂面的微风中欣赏着柏林城傍晚的景致。谁都不需要说些什么，只是简单地陪在彼此身边，就足以让人感到久违的安宁与美好。相比之下，昨日的沉重与悲伤就仿佛是一百万年前的事一样久远。

“喂，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天。”

明日香得意地笑了，“对我来说也不差啦。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这样快乐。”

“谢谢你啊，明日香。”

“没办法，毕竟我是个尽职尽责的导游嘛。”她在护栏上撑起身体，双脚在空中轻轻踢打着，“如果你愿意，明天我们还可以去别的地方看看。战争的遗址啦，或者最高档的购物中心啦……哦对了，也许你可以给美里带上一箱纯正的德国啤酒。”

“这个建议不错，”真嗣微笑着回答，“我想她一定会喜欢的。”

明日香扭头望着他，这是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已经需要仰着头看他了。这四年里，他长高了许多。

过往的四年啊……

对于这一天，自己已经期盼了多久了呢？早在第三次冲击结束的时候——不，早在那之前，她就已经在憧憬着自己与他共同勾勒的未来。到了那时，不会再有使徒，不会再有 EVA，再也没有人需要背负所谓的人类的命运，她与他可以真正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续写人生。

这不过只是短短的一天而已，但对明日香来说，她觉得自己见证收获了全新的未来，此前的她甚至不敢抱有这等奢望。她知道自己需要他，从他连护具都没有带就跳入火山中救她的那一刻起，自己就已经倾心于他。

‘真嗣，你这家伙啊，’她小心地打量着真嗣帅气的侧脸，幸福地笑了。‘真不愧是，把

我迷倒的男人啊。’

他似乎注意到了她的眼神，转过身来。“明日香，我.....”

她抬起手指放在唇边，“真嗣，拜托了，什么都不要说。”

在他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明日香踮起脚尖，在他的侧颊上轻轻地一吻。

这个吻并不绵长，但却带来一种过电般的触感，以至于让真嗣陷入了一阵迷离。在酒精的微醺中，他看到朝思夜想的心上之人，此刻就笑颜如花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于是，他也用力地抱紧了她。年轻的男人微微俯身，在心跳加速的砰砰声中，两人的嘴唇终于越挨越近。

而对于明日香，她同样感受到了一阵意乱情迷。她紧张地闭上了眼，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眼前的他。跨越了无数个的清冷孤寂的日日夜夜，此时此刻，她再一次感受到爱意与激情的火花，正从她的心中升腾而起。在这样近的距离下，她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呼吸散发出的热度。

可是，可是啊.....

/你真的觉得，自己配得上这样的幸福？/

明日香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个声音已经在她的脑海里回响了四年。那是她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梦魇。她转头望去，似乎看到了过往的自己的幻影。幻影穿着那件破损的红色驾驶服，右臂和左眼处打着绷带，就那样坐在两人共进午餐的桌前。幻影冷冷地望着她，眼中满是戏谑与讥讽。

‘不.....不要.....求你了，不要再让我想起来.....’

/怎么？忘了你自己曾经对他做了什么？还是说，忘了他曾经对你做过什么？/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过往的一幕幕开始在她的眼前闪回。她看到了多年以前自己与他不谙世事的一吻，那个吻没有让她体会到幸福，而他无动于衷的冷漠与怯懦更让她感到恶心。她看到自己指着真嗣的鼻子破口大骂，骂他是笨蛋、是变态、是个永远没有骨气的懦弱小鬼，但背地里，她却又因为他的表现强过了自己而倍感自卑。她看到自己干脆地拒绝了他的求救，肆意讥笑着他的

懦弱，渴望看到他痛苦至极的样子，于是万念俱灰的他终于爆发了，他猛扑上来，用力地扼住了她的咽喉。

/所以啊，你们的重逢本就是一场错误，不是么？你们两人注定不可能走到一起，注定只能困在永世轮回中自相残杀。/

‘不要再说了！不是这样的.....’

/不想伤害他、也不想被他伤害的话，就离他远一点。我已经说过了吧...../

幻影凝视着她，眼中闪过一道阴冷的光。

/身为罪人的两个人，不配得到幸福。/

‘不要.....不要.....!’

真嗣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异样。就在接吻的前一刻，他看见明日香突然露出了惊恐的神色，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全身颤抖不已。

/所以啊，还不快逃？逃避自己的悲伤与痛苦，有什么错？/

“明日香，你.....” 他不安地问，“你怎么了？”

可下一秒，她猛然推开了他。力度之大，令真嗣的身体撞上了餐桌，随后坐倒在地。巨大的声响随即吸引来了邻桌客人的目光。

“对不起.....真嗣，我做不到.....”

她没有再等真嗣说些什么，她知道那只会令她动摇、令她更加不知所措。这个吻注定是一个错误。在真嗣惊诧的眼神中，她第三次从他的世界里消失了。

第五章 “残吻/ *“A kis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 .”* ”完。

beiming: 本章的剧情，从一开始的甜蜜美好再到后半段的急转直下，其转折或许显得太

过突兀。这里到底应该如何过渡，又是否应该把这段内容也重写，我自己也拿不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我并没有考虑过删掉这段情节。倒不如说，我之所以在前几章中加入了相当多的改动，增补了很多心理描写与自我对白，把真嗣和明日香由原文的傻白甜、孩子气的形象改写成了两个悲观压抑、时常受到梦魇侵扰的人，其目的就是后面沉重的情节做铺垫（没错，之后的几章仍会有这样的情节）。希望我的尝试有所成效，但目前看来，效果似乎不是太好（叹）……

第六章 追想 / “Execution day.”

/2020 年，6 月 8 日/

当他猛然惊醒的时候，宿醉的头痛让他不由得捂住额头，一脸痛苦的神色。

在睡梦中，他似乎听到了敲门的声音。一开始那声音很轻，就像是在试探他是否醒着一样，半梦半醒之间他翻了个身，捂住了耳朵，希望敲门声能尽早停下。可随后，那声音变得愈发强烈，终于变成了用力捶门的‘笃’、‘笃’声。

他也正是在这时惊醒的。自己没有听错，的确是有人在敲门。他也注意到，自己现在的状态有些反常，自己何曾穿着衣服上床睡觉、甚至连鞋袜也没有脱？不止如此，扫视一周，房间里同样是一片狼藉。

他皱起了眉头。这不像自己。

睡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全无记忆了。他最后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在施普雷河畔的酒馆与她共进晚餐，那是一个美好的黄昏，他记得自己喝了些酒。她似乎在他的脸上留下了蜻蜓点水般的一吻，然后.....

他想起来了，当她用力推开自己时那个绝望、惊慌的眼神。再后来，他所记得的就只有她的背影。

敲门声又一次响了起来，他捂着额头站起身来，顿时体会到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他深吸了一口气，撑着墙走了过去，打开了门。

出现在门外的，是一脸怒容的明日香。

“怎么？就这么点出息，用这种方式来显示自己的骨气？”

她一步跨进房间，用力关上了门。随后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口，“你知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突如其来的怒斥让真嗣呆了一下，但明日香所指为何，他实在是没有半点印象。

“对不起.....”他小声喃喃道，“我什么都不记得。”

他又看了一眼自己凌乱的房间，叹了口气。他虽不知道这里之前发生了什么，但也并不

想让她看到自己这般邈邈的样子。此时此刻，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她。

“你喝了酒，还与人打了架，在酒吧大闹了一场！”明日香气恼地责骂着，但言语间还是透出一丝隐藏不住的担忧，“我真不敢相信，你.....你哪来的胆量与人打架.....？！”

说到这里他似乎有了些印象。就在昨晚他心灰意冷地回到这里的时候，不经意间的一瞥，他又看到了旅馆楼下的那家酒吧。

“.....你就不考虑一下后果的么？若不是看热闹的旅馆老板娘认出了你，现在的你要么进了警局，要么就躺在医院！你知不知道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有多慌张？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我给你打了不下十个电话！”

她用力在他胸口推了一把，真嗣踉跄着退出几步，坐到了床上。

“.....你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我的不满么？你想证明什么，想证明自己的骨气？我知道，昨晚的事情我有错在先，那之后我心烦意乱想了很久，一直在想我该如何给你道歉！可结果呢？还不等我给你打个电话，就听说你在外面惹事了，你.....你.....”

明日香指着他的鼻子，怒斥道，“你就只有这点出息？真让我瞧不起你！！”

真嗣总算明白了昨天大致发生了什么。对于她所说的种种，自己竟然毫无印象，显然是醉得不轻。

“对不起.....”他垂着头，低声说道，“惹出的麻烦，我会全部承担的.....”

“现在想起来责任了？终于有个男人的样子了？”明日香仍然余怒未消，瞪视着他，“不劳你费心了，该赔的钱我已经替你付了，而且我也并没有打算问你要。”

真嗣无可奈何地苦笑着，长长地叹了口气。他已经料到她会这样说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耻辱感涌上心头，此刻他只想从这世界上消失。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

但真嗣明白，他辜负的其实并不只有她一人，他同样辜负了自己。因为被她拒绝，自己再一次选择了放任自流，随后更是选择了把心中的痛苦与愤怒施加于他人的身上。这一切与曾经的第三次冲击是何其相似？他所谓的成长，究竟体现在哪里？

‘我会让第三次冲击成为我犯下的最后一道罪孽’.....

‘我不会再落入相同的错误’

这是他前一天亲口对她说出的话。现在想想，那不过只是毫无根据的高傲，不过是可笑的虚言。

这样的念头让他惊惧交加。他觉得自己糟透了，简直卑劣到了极点。

他躲避着明日香的视线，不敢抬头去看她的表情。他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或许她昨晚的决定是正确的，她怎能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他这样的人？自己怎么配得上她？或许夹着尾巴逃回日本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对自己和她都好。

谁都没有再说什么，在这片沉默中，他唯一能听到的就只有彼此的心跳。

许久之后，她长叹了一口气，拉过一张椅子坐下。

“你让我说什么好.....”她仍然有些气恼地嘟哝着，“我知道昨晚我也犯下了错误，回去之后我想了很久，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但是，在那之前，关于昨晚的事，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他无力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我想当时我一定完全失去理智了，否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做出这样的事.....这就是我想说的全部了，明日香，对不起。”

“你就只会说这一句话么.....”她抱臂坐在他的面前，眼神复杂地盯着这个消沉的男人，随后轻叹了一声。“那么接下来，我也有些话要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开始了自己的独白。

“我知道，昨晚的事情是我有错在先，我又一次没能战胜自己的恐惧，正因如此我才觉得愧疚。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毫无疑问对你感到失望，但我也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在于我。就像四年前一样.....”

真嗣心里一沉，她果然也想到了相同的事。

“那次也好这次也好，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明日香，与你无关。你不应为此内疚.....”

“安静，听我说。”她的声音很低，但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否的威严。

看到他闭上了嘴，明日香继续说了下去。

“那时我看到了一些令我恐惧的东西，那是我心中最深处的噩梦——真嗣，那时候我害

怕得不得了。人们常说，当你距离幸福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你反而会更加害怕失去它。也许你未曾经历过这种恐惧，但是真嗣，我想说的是：我知道你也经历过沉痛的过往，正因如此我才希望你能理解我。和你一样，我也有着自己的梦魇，而我至今.....仍然不能战胜它.....”

“我知道.....”

他当然知道，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害她变成这个样子的人，是谁？他改写了第三次冲击，为人类的存续创造了全新的世界，可即使如此他仍然背负着尚未赎清的罪责。就算拥有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他仍然无法填补她的身体与灵魂上遗留的残缺。

“.....真嗣，你听我说。我又一次败给了自己的恐惧与软弱，我从没有那么害怕过。可是自始至终，我并不是想要把你远远推开.....恰恰相反，我从来.....从来都想要你留在我的身边.....”

言语中的苦涩与凄凉，让他的心脏猛然抽动了一下。

“.....四年前，是我选择了头也不回地从你身边逃开，时至今日我仍然悔不当初。我总在想，倘若当时选择留下，如今我的生活会不会不一样？可是后来人们说你死了，我觉得我最后的一丝幻想也就此破灭。我觉得自己过往的人生糟糕到无以复加，到最后连一个朋友也没有留下，只是带着一身伤孤独且狼狈地逃回自己的巢穴，我赖以生存的勇气与自尊也已消磨殆尽。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很多时候我只想去死，这样至少我能和逝去的人们重逢，也许我能见到你、见到我的妈妈。可我知道我是个懦弱的人，既不愿意活也不敢去死，只是缩在父母的羽翼下浑浑噩噩地度日.....”

他静静地听着她的独白，看到她的眼角隐约有泪光闪烁。久别重逢，这是他第一次听她说起过往四年的人生。

“.....直到.....我再次见到你的那一天。有一瞬间我也想过，或许我的人生真的会就此迎来转机？或许我一直渴望的那束光，真的已经降临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但随后而来的是更深的恐惧。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心底的梦魇便开始复苏，我害怕这一切终究只是幻影，到最后还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回忆往昔，在日复一日的空想中挥霍自己的余生。因为害怕幸福再度从我眼前逃走，所以我选择了自己先逃。一次、两次、三次.....即使明知毫无意义，我还是屡次重复着逃避.....真嗣，虽然我总说你是个爱逃避的胆小鬼，但其实我明白，真正在逃避的人，是我自己.....”

说到这里，她抱紧双肩，全身颤抖不止。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滑下，‘啪嗒’一声掉在地上。真嗣觉得自己的心就像被人狠狠捏了一把，就连呼吸也疼得几乎停滞。他站起身来，忘记自己仍然带着一身的酒气，紧紧将她抱在怀中。她的脸靠的真嗣的胸口，轻轻地抽泣着，温热的液体把他的衬衫打湿了一大片。

“不要抛下我，不要让我一个人活下去……”在他的怀中，她轻声呢喃，“请你理解我的恐惧，请你看破我的伪装……就算我推开了你，真嗣，不要抛下我……拜托了……”

“我答应过会永远陪在你身边的，我一定会做到。”他轻抚着她的头发，“像昨晚那样的蠢事，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

“昨晚你应该拉住我的。其实，当我跑开的时候，我……我一直盼望你会追上来。”

“对不起……”

“笨蛋，还是只会说这一句话。”

虽然这样说着，但她脸上浮现出了一丝苍白的笑容。她侧耳倾听着他缓慢而沉稳的心跳，更用力地贴紧了他的胸口，就仿佛是担心下一秒他会凭空消失一样。

“真嗣，你不知道你的陪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条手臂，我知道自己并不美丽。可是像我这样丑陋的家伙，却也一直在渴望着得到幸福。我的身体有残疾，我的心中有魔鬼，我觉得我的天空中从来没有太阳，我的人生总是黑夜。可即使如此，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般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正是它给了我勇气。真嗣，你明白吗？只要还有你陪我，我就能把黑夜当成白天。”

真嗣闭上眼睛，安心地笑了。他觉得自己的眼眶在发热。

“对于我来说，我生命中的灯火就在这里。”他温柔地抚着她的头发，轻声说道，“我会倾尽全力保护你，我会永远陪在你的身边。明日香，请让我成为你心中的灯火，正如你曾为我做过的那样。”

“嗯……”她低喃着，用力地点了点头。她紧紧拥抱着他，指甲深嵌入他早已褶皱的衣衫。

此后谁都不再说话了。安静的房间里，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相拥在一起，分享着彼此的温暖。对于两人来说，这一刻他们早已在心里渴望了许多年。他轻抚着她的头发，怀中的明日

香似乎发出了小猫一样的鼾声。这让他嘴角露出淡淡的笑容。

许久的静谧之后，真嗣突然意识到了一件尴尬的事。

“明日香，我得去洗个澡。”他有些愧疚地说道，“身上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

“去吧去吧，亏我还在你身上贴了这么久.....”虽然眼圈依然红肿，但明日香尽力挤出了一个狡黠的笑容。

“对了，今天你还有空吗？我们一起出去吧，虽然不知道去哪里好，但我想和你待在一起。”他拿着一套干净的衣服走进浴室，在关门之前，他从门缝里对她笑了一下，“而且，今天所有的开支都请务必让我来。”

“嗯.....我想想，直到晚上之前都是有空的。”

“那.....晚上是？”

“你猜？”

“猜不到.....”

“我就知道，笨蛋真嗣怎么可能猜到呢？”她破涕为笑，摆出颇为无奈的样子，摊开了手。

“明日香，别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吧。”

“那好吧，”她神秘地一笑，随后说道，“听好真嗣，今天晚上，你要来我的家里吃饭。这是我昨晚就和妈妈商量好的事情。老实说，当她听说你的死讯不过是误传的时候，也显得颇为惊讶呢。”

可接下来轮到真嗣惊讶了。“明日香，这不合适.....我已经给你添了许多麻烦，不能再麻烦你的家人.....”

“这是已经定好的事情，你怎么那么多话啊？”

她快步走上前来，一把拉上了浴室门，差点夹到他的脸。“赶快洗你的澡去！既然晚上要来我家，就给我打理得像样一点！”

当轿车转过最后一个街角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了声名远扬的兰格雷庄园。即使放在城区西郊的别墅群中，这座豪华的庄园仍然显得别样醒目，就像是中世纪的贵族庭园一样奢华。真嗣不由得张大了嘴，他早已知道明日香的家族非常富有，但也没料到会富有到这样的程度。

自从驶入庄园的正门，轿车仍然行驶了几分钟才终于停了下来。司机汉斯当先下了车，为后排的两位乘客打开了车门。

真嗣与明日香下了车，面前这座奢华的复式建筑，令他叹为观止。在门廊的位置，一位女仆打扮的人正等候在那里。

真嗣不由得感到一丝紧张，他从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这样的地方做客。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自己的着装，又看了一眼身旁的明日香，嗯.....着装打扮上似乎也还说的过去。

两人所穿的，是下午才刚刚买好的衣服。在本市最高档的购物广场共进午餐之后，真嗣自作主张，为两人各买下了一套礼服。一开始明日香并不情愿，她说礼服这种东西自己从来不缺，倘若他想送礼物，不如送些柏林买不到的东西。不过，当真嗣向她承诺这绝不是自己最后一次送她礼物之后，她这才终于收下了这身礼服。

“愣着做什么？”明日香拉起了他的手，“快点进去啊。”

“嗯.....总觉得不太习惯.....”一边被她拉着匆匆走着，真嗣小声说。

“怎么样，你明白当初我为什么说日本房子小了吧？嘛，虽说我也不是一直住在这里的大房子啦，当初身为适格者候补接受特训的时候，我也在 NERV 的小隔间里住过很久。”

对此，真嗣只能回以无奈的笑容，耸了耸肩。

门口的女仆微微躬身向客人行礼，随后，打开了豪宅的大门。里面的景象，再一次令真嗣惊叹不已，豪宅内部的装饰没有金碧辉煌的庸俗感，处处透露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单是一间客厅，就比他和美里住的整间公寓还要大。

一进门，明日香就以很随意的语气向厨房喊道，“妈妈，我回来了。还有他也一起来了。”

在厨房里，有几个人影正在匆匆忙碌着。其中几人仍然身着女仆的装扮，忙着清洗菜品、准备食材；而余下的一人则身着围裙，站在灶台之前，看上去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显然，她就是这一餐的主厨。

听到明日香的声音，这位主厨转头望向了门口。

“哦，我的女儿回来了，”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向门口的两人挥手问候，“还有碇先生，你好呀！”

真嗣有些惊讶，主厨女士说的竟然是标准的日语。他有些拘谨地笑了一下，“嗯，抱歉打扰了……”

“不必这样见外，”她热情地笑了，“明日香，带碇先生四处转转，晚餐马上就做好了。”

“知道啦，妈妈。”明日香故意拖长了语调，“不劳你费心，你就忙你的吧。”

主厨女士与她相视一笑，随后注意力又回到眼前的烹饪上。而明日香则拉着他，向楼梯走去，“跟我来。”

走上了第二层，他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很长的走廊。明媚的阳光从走廊边的窗户射入，他向窗外望去，眼前正是兰格雷宅邸的大花园，几个人影或提着水桶或手持剪刀，匆匆穿行在盛放的百花间。

在一扇门前，明日香停下脚步，神秘地对他一笑。“有点东西想给你看。”

在真嗣疑惑的目光中，她推开了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张办公桌，从左到右整齐地摆放着三台大屏显示器。其中一块屏幕上凌乱地显示着代码，而另一块上仍然展示着一个尚未创建完的 3D 模型。

“喏，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她露出恶作剧般的表情，“欢迎来到 Studio Longinus 的总部哦。”

真嗣有些惊讶地打量着这个房间。除了厨房之外，房间里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就算一个人要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书橱上满满当当地摆放着他看不懂的德语书，书的封面上画着复杂的数码图形。一只咖啡杯摆在屏幕旁边，里面的咖啡渍积得很厚，显然是喝完不经常清洗。床单和被子也很零乱，一个游戏掌机很随意地丢在枕头一边，而在另一边，还放着一个小猴子毛绒玩偶。

“哦，那个啊，那是我的朋友啦。”也许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明日香开口了，“我叫他斯努戈斯先生。你若是愿意，可以去摸摸他。”

“斯努戈斯先生……？”

“就是‘依偎’的意思啦。怎么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没想到现在你仍然喜欢毛绒玩具啊，”他意味深长地笑了，“明明以前你总说我是个幼稚的小鬼……”

“谁说只有小鬼才能拥有毛绒玩具？你这家伙简直一点童心都没有。”

“嗯……对不起……”

“行了行了，过来，”她略带不满地白了他一眼，随后走上前去，坐在了办公桌前。“我有点东西要给你看。”

她晃了几下鼠标，第三块电脑屏幕也随之点亮。在电脑桌面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工程文件，她点开了其中一个。“在一开始写游戏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该怎样设计人物……喏，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过来看看，你肯定能认出她是谁。”

真嗣凑上去看了一眼，立刻就瞪大了眼睛。

“这是……绫波？”

“精灵族哦。怎么样，和她很搭吧？”

“我还一直以为你很讨厌她呢。”

“所以才说你是个笨蛋嘛。”明日香无所谓地耸耸肩，“没错，我以前和她的关系的确算不上好，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太年轻，性格强悍霸道，向她那样闷声不响的家伙自然让我不爽。不过我想，她其实并没有做错过什么，倘若还能再见到她，我一直想向她道个歉的……”

真嗣无言以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其实他又何尝不是呢？如果还能见得到绫波零，他也有很多话要对她说。只可惜这个‘如果’，终究已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幻想。

“倒是你啊，怎么一下子不说话了？你是不是……还在喜欢着她？”虽然明日香尽力摆出轻快随意的样子，但眼中闪过的一丝忧色还是出卖了她。

对此，真嗣平静地笑了。“不，虽我来说，她和你完全不一样。绫波她……是对我很重要、很特殊的人，但我想我对她的感情，并不是恋人那样的喜欢。”

“特殊？你指哪一方面？”

“方方面面。”他望向了窗外，也许是陷入了过往的回忆。看着他眼中的迷茫，明日香没有出声打扰，而是选择了静静地等他说下去。

“绫波 零，她从来都是个充满谜团的人，与我的母亲、还有第二使徒莉莉丝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可惜，有很多话我都没有来得及说出口，她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随着第三次冲击的落幕，无数的谜团都已经永远埋葬在了历史中。但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我认为在许多事情上保持无知其实是一种幸福。她把自己的存在、连同他人对自己的记忆一同抹去，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残忍的决定。但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无知者来说，这实在是一种善良。”

“那么，既然我们两个人还记得她……”她小声说道。

“或许是因为我们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舍得告别的人吧。说到底，绫波她并不是完美无瑕的神，她也有着自己的私心与渴望。明日香，她和我们一样，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而已。”

“这倒让我心里舒服多了。老实说，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总是故作清高，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外表。既然心里有愿望，那就应该坦诚地说出来。”

“她也有她的苦衷，也许她只是不想连累到大家吧。”

真嗣的视线终于回到了眼前，对她笑着说道，“总之，如果绫波知道你为她所做的这一切，我想她一定会再度露出笑容的。”

明日香无言地点了点头。也正在这时，敲门声响了起来。

“请进！”

门打开了，外面出现了一位管家打扮的男人。

“小姐，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知道了！”

明日香与真嗣相视一眼，彼此的脸上都露出笑容。

“我们马上就下来。”

第六章 “追想 / “Execution day.” ” 完。

第七章 谎言 / “Left in the dark.”

/2020 年，6 月 8 日，第二东京市/

面对着台下雷动的掌声，葛城 美里终于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她郑重地向台下听众们鞠躬，随后按照礼仪人员的指引从一旁的通道退场。这几年来，这种事情她早就已经轻车熟路了。

这种毫无意义且流于形式的工作，总算是又做完了一桩。但日后，自己还要重复多少次呢？真是一眼望不到头。

她在后台的通道里匆匆走着，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身影向她靠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美里抬起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玛雅！是你呀，真是好久不见。”

短发的年轻女性笑了起来，“葛城小姐也是呢，好久不见。”

“玛雅，你能来真是帮大忙了。对着一大群陌生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总算看到一张熟面孔了呢。”

“葛城小姐，你刚才演讲的时候我也在下面，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我。”

“嗯？这样吗？那可真是不好意思啊，也许是我太紧张了。”美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那你觉得，我讲得怎么样？”

“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听众的热情都被激发起来了。这样一来，应该能为 WILLE 争取到更多的资金和民意支持吧。”

“这是我现为唯一能为 WILLE 做的事了。对了，你们技术部那边，律子那家伙给你回信了吗？她还是不打算回来？”

提起这位曾经的前辈，玛雅显得有些失落，摇了摇头。“赤木前辈说，她现在更热衷于教书。关于 WILLE，她已经丝毫没有兴趣了，而且也希望我们不要再劝她了。”

“我就知道……”美里叹了口气，“罢了，既然她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们也该尊重她的想法。我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像她这样世界级的科学家，居然只是安于做一个中学老师。”

“我想也是。不过，现在的赤木前辈比以前更爱笑了，既然如此，我也不认为应当继续劝她回来了。”

“听你这话，最近又去见她了吧？”美里露出了恶作剧般的笑容，“在孩子们面前，你和律子可要注意好形象呀。”

“才.....才不是那样！”玛雅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我只是去找前辈请教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我们可是专业的！”

“好吧好吧，就当是你说得对。”美里仍然是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狡猾地笑了。“说起来，我和她也好久没见了。过段日子，我们约上她一起出来吃顿饭吧。”

“哦对了，玛雅，记得把日向和青叶也叫上。”她又补充道，语气像是感慨一般，“曾经的 NERV，如今只剩下我们五个了。”

“葛城小姐，你可别忘了真嗣君呀。说来奇怪，按理说今天他也应该到场的。”

“哦，他呀，”美里无奈地耸耸肩，“他几天前去德国了。”

“德国！”玛雅显得很是吃惊，“那他该不会是.....”

“是啊，是去见她了。”美里对她笑了笑，“四年前明日香不辞而别之后，真嗣那孩子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和别人说话了呢，简直就和我当年一样.....总之，看到他终于有勇气迈进一步了，我也很欣慰。”

“衷心祝愿两个孩子好运呢。人这一辈子，遇到幸福的机会寥寥可数，希望他们两人一定要抓住啊.....”

“我说你，不要摆出一副看透人生的样子啊，你可还年轻着呐！”美里小声咕哝着，“连你都开始用这种语气说话了，你让我怎么想。我可还不想承认自己老了呢。”

玛雅很不好意思地笑了。“抱歉啦，葛城小姐。”

“说起来，玛雅，有件事有些蹊跷，我一直想问问你。”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年.....？”

两人的对白戛然而止，因为她们看到，一位素未谋面的男人正站在通道的出口处，他的

目光一直落在她们两人的身上，显然是已经等候多时。

“葛城小姐，请问现在有空吗？”未等两人走近，男人便开口用英语说道，“我有些事想要和你聊聊。放心，不会太久。”

“呃.....请问.....先生你是.....？”

“啊，抱歉，忘了做自我介绍。”男人伸出手来，郑重地与她握了手，“我是今天的听众之一，德国企业代表威廉·兰格雷。”

听到‘兰格雷’三个字，美里突然想到了些什么，“请问.....先生你与明日香的关系是.....？”

“我是她的父亲。”男人平静地说道，“如何，葛城小姐，我们可否借一步说话？”

“嗯.....”美里点了点头，转头对玛雅说道，“不好意思，刚才的事情我们下次再说。你也听到了，这位先生有事找我呢。”

“嗯，那就不打扰了。美里小姐，威廉先生，”她向着两人微微欠身，“我失礼先走一步了。”

“拜拜玛雅，记得替我向律子问好~”

短发的年轻女性点点头，匆匆走开了。随后，美里对威廉说，“请跟我来。”

两人顺着长长的走廊，一路走到了一间并不算大的房间。这是会议中心为美里预留的临时办公室。

“抱歉了，条件有些简陋。”美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这间办公室我并不经常来。”

威廉摆了摆手以示他并不介意，坐到了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没有关系。葛城小姐，你能腾出宝贵的个人时间，我深表感激。”

“威廉先生，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美里端着冲好的两杯咖啡走了过来，“是工作上的事情，还是说.....与明日香有关？”

“准确地说，两者都有。首先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葛城小姐，我对你刚刚在演说中提到的那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名字是.....‘NERV 遗迹开发第 2 期工程’，旨在完成对超级计算机 MAGI 的回收工作，对吧？”

“是的，威廉先生，虽然 NERV 已经不复存在，但第三新东京市的废墟中仍然留存着诸

多跨时代的技术。针对 NERV 遗迹的违法发掘行为始终猖獗，如今已经上升为国际性的犯罪活动。此事已经引起了联合国政府的担忧，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加紧完成对遗落科技的回收工作，以确保这些技术不会被滥用、以至于再度给人类社会带来威胁。继 1 期工程回收并销毁所有 EVA 相关技术之后，我们把 2 期工程的目标放在了 MAGI 上.....”

不知不觉间自己又操起了官场上的腔调，美里在心里暗暗叹息。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她的工作。为了想法设法吸引公众和投资人的兴趣，她必须学会时刻把这些场面话挂在嘴边。

“.....WILLE 始终以守护全人类的安全为宗旨。我们有世界顶级的专家团队负责 NERV 遗迹的开发工作，任何被判定有潜在危险的技术成果都将即刻被销毁，而对于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技术，我们会在最大程度上谋求资源的再利用.....”

“好了，好了，已经可以了。”

威廉又一次摆了摆手，示意她不必再说了。这让美里有些紧张，自己是不是哪里说错了什么？还是说，他已经没有耐心再听下去了？她尽力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等待着对面的男人提出更加刁钻的问题。这些年来，这种事情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不过接下来，威廉说出的话却完全出乎她的预料。

“葛城小姐，你想说的我都已经明白了。”他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这个项目，我会投资的。”

“先生，你.....”

“工作上的事情已经说得够多了，就到这里吧。何况，葛城小姐你也不必急着向我道谢，我不确定在你听了我的话后，还会不会对我抱持谢意。”

威廉把剩下的半杯咖啡推到一边，“接下来，我有点个人私事想要和你聊聊。”

听到他这样说，美里更加不知所措了。

“是关于我女儿的事。许多年前我犯下了一个错误，而现在，为了弥补我的过错，我需要你的帮助。”

/2020年，6月8日，柏林/

明日香说她要去一趟洗手间，所以，真嗣只好先走一步。当管家引领着他走进客厅的时候，他再一次惊异于眼前的景象。这一张长长的餐桌至少能坐下十二人，但如今用餐的却只有三人而已。作为一个时常负责收拾家务的人，他觉得这样的布置实在是有些奢侈，以至于心中不禁涌起了一丝愧疚。他与站在客厅角落的一位女仆对视了一眼，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碇先生，请坐吧。”已经落座的主厨女士——当然，真嗣现在已经知道了她是明日香的妈妈，名叫有希子——挥了挥手，热情地招呼道，“不必拘谨。”

他点了点头，随后坐到了第三张椅子上，与有希子隔开一个座位，举止间仍然显得非常小心。

“碇先生——哦，还是允许我称呼你真嗣吧。真嗣，坐到我旁边可以吗？”

“可是，明日香她……”

“没关系，让她坐那边就好。她不会介意的。”有希子温和地笑了起来，“何况，我有话要对你说。”

真嗣按照她说的做了，坐到了第二张椅子上。

“和明日香一起出去，玩得开心吗？”

“嗯，她带我游览了很多地方，这几天我的确过得很开心。说起来，我真是给明日香添了不少麻烦啊，如果不是她一直在帮我……”

“真嗣，你说到哪里去了，应该说是你在帮她才对。”说到这里，她轻轻叹了口气，“我家的女儿自从回到德国后就一直不肯与人交往呢，整天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时候半夜我还能听到她在哭。真嗣，这四年里她一直都是这样孤僻，我甚至不怎么见到她笑过，直到你的到来，她才终于开始敞开心扉，像个正常的女孩子一样生活。我知道，我的女儿性格不太好，这两天一直陪着她、照顾她的情绪，真是辛苦你了，真嗣君……”

“不，完全不是这样的，”他立刻解释道，“有希子太太，明日香她……”

“真嗣君，你听我说。虽然很想向你道谢，但我不确定你在听完我接下来的话之后，会不会接受我的谢意……”

真嗣不由得选择了沉默，静静地等待着她继续说下去。而坐在他旁边的有希子，她脸上的轻快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凝重。沉吟片刻，就像是在做一个重大决定一样，她叹了一口气，这才终于开了口。

“先从那几条短信说起吧。真嗣君，当初给你发信指引你来德国的人，其实是我。”

这个消息让真嗣惊得几乎站了起来，手中的餐叉也差点掉落在桌上。对于他的反应，有希子显然早有预料。她低下了头，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当初，明日香还在日本的时候，我们也一直与 NERV 保持着联系。那孩子身为第二适格者期间的一切经历，我们其实全都知道。我想，我家先生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变得极端。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无论如何都要把你们两个分开。他相信只要把明日香接回德国，给她优渥的生活条件，一切都会好起来——真嗣君，还请你理解，我们并不是在怪罪你，你多次救过那孩子的性命，对此我们一直心怀感激。只是……”

望着目瞪口呆的真嗣，有希子苍白地笑了笑，愧疚之情溢于言表。

“只是，那时我们觉得，从性格上来说你和明日香实在是并不合适。或许把你们两个分开，一切就会好起来了。所以我们用上了非常卑鄙的手段，捏造了你的死讯，希望这样一来就能让明日香彻底放下联系你的念头。我家先生甚至拜托他在政府的朋友把明日香的所有信息全部保护了起来，确保无论是 NERV 还是日本政府都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她。我们做了这一切，想当然地认为明日香一定能走出阴霾，走向自己全新的人生。但事实证明，我们太自私、太自以为是了……”

“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个谎言？”真嗣压低声音问道，即使如此声音还是在微微颤抖。

“抱歉啊真嗣，但你说的是对的。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说谎，希望能在谎言编制的世界里给女儿以幸福。但谎言终究只是谎言。那孩子伤得太重了，就算过了这么多年，她还是把自己的心封闭在蜗壳里。最重要的是，她真的……真的很喜欢你。我们早就明白这一点，但只是一直不愿承认，或者说寄希望于时间将会冲淡她对你的思念。可是啊，我们从未料到她对你的感情竟是这般深刻，以至于四年之后，就连我家先生、那个素来把青春期恋情当成玩笑话的老顽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横加干预只会适得其反，真嗣君，只有你才是唯一合适的人。只有你，才能给予她新的人生。这样说当然显得很自私，但是……”

“是啊，尤其是在被你们浪费了我四年的人生之后。”

突然，响起了一个本不该存在的声音。有希子应声望去，看到自己的女儿就站在客厅的一角。她背靠墙壁，双手抱胸，正好站在一个真嗣和有希子谁都看不到的地方。

“明日香！”有希子惊叫起来，“你在这里多久了？！”

“我一直都在听。”明日香抬起头来，眼中闪烁着阴冷的怒火，“我早就觉得有点蹊跷了，只不过你最近的反应让我更加确信这一点。当我和你说他还活着的时候，你表现出的那种震惊一点都不自然，简直就像是装出来的一样。相处了四年，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你露出如此做作的表情。”

“明日香，你不该偷听的……你为什么……？”

“怎么，觉得我要手段欺骗了你？”她冷冷地诘问道，“那么，此前当你们用尽各种手段扯谎的时候，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们知不知道，他的死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明日香，爸爸妈妈是为了你好啊……”说到这里，有希子已经泣不成声。“你怎么就是不能理解我们……”

“这就是你们对我好的方式？让我度过那样的四年人生？对我也好，对真嗣也好，你们两人只要几句话就能左右我们的人生，你们是何等的自私！何等的傲慢！”

她猛然转过身，在墙上重重地砸了一拳。

“我恨你，也恨爸爸。我恨透了一切谎言。”

冷冷地抛下这句话，明日香的身影又一次消失了。

/2020年，6月8日，第二东京市/

听完威廉的陈述之后，美里已经目瞪口呆。她觉得心中有种冲动，她想要扑上去抓住他的领口，然后朝他脸上痛揍一拳——当然，最后她还是克制住了冲动。

“你想要保护你的女儿，对此我完全理解……”她极力保持着平静说道，“但你们没有选择沟通而是选择了以谎圆谎，甚至不惜捏造真嗣的死讯，是吗？”

对面的男人神情凝重地直视着她的双眼，似乎碍于自尊仍然不愿低头。但短暂的沉默后，

他还是当先别开了目光。

“是的，可以这么说。”

“那你们就没有想过，真嗣的死对你的女儿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意识到她对那个少年的感情，那是后来的事情。一开始，我们坚信只要让他从明日香的世界里消失，或早或迟，一切都会重新走上正轨。”

“你们是怎么意识到的？”

“最先意识到的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妻子。”威廉顿了顿，继续说道，“当明日香返回德国之后，她拒绝了别人的一切好意，终日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不出。就算被我们问烦了，也只是简单地回一句‘我很好’。任谁都能看得出，她的情况并不好。直到后来的某一天，她终于第一次走出了她的房间，独自去城市里转了一整天——那天是6月6日。”

美里皱起了眉头，低声自言自语，“真嗣的生日。”

“那一天我们也派人观察了她的行踪。她去了市中心的海军博物馆，那里正好封存了一艘刚刚退役的军舰。在第三次冲击之前，那是联合舰队的旗舰，‘彩虹彼端’（*Over The Rainbow*）。”

“那是.....她与真嗣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没错。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也许明日香终于开始尝试新的生活了。可后来的几天我们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她又变回了往日的样子。在之后的几年中，我们终于发现，只有每年的6月6日她才会表现得不一样，而且她在这一天所做的事情也全都与他有关。譬如说，去年的6月6日她去听了一场大提琴演奏会，而前年则是去了一家机械修理店，修好了他留下的SDAT。至此，一切已经无需多言。”

“你们一直在欺骗她.....你们一直把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黑暗里.....”

（‘被留在黑暗里’（*Left in the dark*）是一句惯用语，表示的正是‘被蒙在鼓里’。）

“嗯，可以这么说。”

“为人父母的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后悔吗？”美里终于压制不住怒气了，“你难道没有觉得自己太唯我独尊了吗？你有考虑过明日香怎么想吗？”

“虽然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承认，但是.....每一天我都在后悔。”威廉望向了窗外，轻轻地叹了口气，“直到今年，我和妻子终于决定，已经到了做出改变的时候了。”

“我理解你们的初衷，但你们所选择的方法，我无论如何不会赞同.....那根本就是完全错误的！”

“我明白，正因如此我们才想要弥补自己的过错。碇 真嗣，只有他才能给予明日香全新的人生。眼下，我这个失败的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那个缺失的可能性归还给他们两人。如果能看到我的女儿重展笑颜，那就是对我过错的最好的救赎。”

/2020年，6月8日，柏林/

当真嗣追出宅院的时候，明日香已经消失无踪。四下里观望一周，还是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这让真嗣有些心急。今天的天气并不算好，从上午开始天空中就积聚着厚重的云团。到了现在，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乌云翻滚着，发出低沉的雷鸣。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远处的向日葵花田里似乎有一抹红色的影子。虽然不是很确定，他还是朝着那个方向跑了过去。

果然是她。

明日香正抱膝坐在花田里，潮湿的泥土沾染了她的新衣，但她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

她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呆呆地望向远方阴沉的天空。滴滴答答的雨点已经开始落下，旷野的风吹拂而过，在失去阳光而低垂的向日葵花海中掀起一阵涟漪。

望着她落寞的背影，真嗣感到一阵心疼。

“你来做什么？”她头也不回地问道。

“我.....很担心你。”

她仍然没有看他，只是轻声叹了口气。

“回去吧，真嗣。我现在只想一个人静一静。”

“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已经答应过要永远陪在你身边。”

“.....”

“何况，你瞧，我带了伞。”真嗣又急忙补上一句，拿出一把伞来。“下雨的时候，至少请让我为你撑伞吧。”

“.....随你的便。”

他如释重负地笑了，撑起伞来，站到了她的身旁。在随风摇曳的向日葵花海中，年轻的男人女人静静地分享着彼此的陪伴，在这一点微薄的温暖中，思索着各自的心事。

许久的沉默后，她用力地甩了甩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烦透了.....”

“我明白.....”

“你才不明白。如果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你，你会怎么想？如果你知道你经历过的所有痛苦，每一个黯然神伤的日日夜夜，不过只是毫无意义的自作多情，你又会怎么想？”

“明日香，虽说一开始我也感到不可理喻、甚至对你的父母感到愤怒，但冷静下来之后，我还是认为，我们该和他们好好谈谈。有些误解倘若不说清楚的话，会一直痛苦下去的。”

“谈？有什么好谈的？”明日香抬起头来，有些恼怒地盯着他，“我说你啊，难道这么快就原谅他们了？你忘了他们是怎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地利用你了么？呵，真不愧是了不起的真嗣大人，果然是有气量。”

“明日香，这和气量没有关系.....”

顿了顿，他继续说，“何况，换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大骗子.....”

“明日香，你听我说。至少，今天我们终于明白，过往的四年里我们之所以没有联系过彼此，并非是由于遗忘或是憎恨。对我和美里小姐来说，你的所有信息都被抹去了，不管试过多少次还是无法联系你，以至于在接到信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而对你来说，我已经是个死去之人，自然也就没有联系的必要了。但我想说的是，明日香，这四年中的每一个日夜，我们一直都在挂念着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是谎言，也无法阻止我与你重

逢。就算有着千山万水的隔阂，我终究还是来到了你身边。我对此心存感激。”

“有什么可感激的？他们只是良心发现而已。”她以厌恶的语气说道，“如果不是他们，也许很多年前我就会去找你。”

“可是所谓的幸福，并不是来得越早越好。那时的我们都还太年轻，对生命的沉重体会得太少，时常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怪圈。曾经我们只是把爱当成救命稻草，觉得只要有彼此陪在身边就注定会得到救赎，摆脱寂寞与绝望迎来幸福的人生。可是，明日香，这世上没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就连爱也不例外。爱情并不总是甘甜的，这就是我在过往四年中悟出的道理。只有体会过爱与思念的苦涩，我才真正学会了爱人。”

“.....你.....又在说教我了。”

她脸上微微泛红，以埋怨一样的语气小声说道。对此，真嗣安心地笑了，俯下身去摸了摸她的头。

“明日香，我不是说你要立刻原谅你的爸爸妈妈，但我认为一味的憎恨也是不合适的。他们真的很爱你，只是苦于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人总是会犯错的，我曾犯下的错误比任何人都要严重得多，可即使如此我还是得到了第二次机会。所以你看，就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重新来过，何况是你的爸爸妈妈？一个虔诚悔过的人，值得被给予第二次机会，我一直相信这一点。”

“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他们两人可以这么狂妄自大？他们凭什么替我决定我的人生？”明日香抓挠着头发，有些烦躁地说，“就算是想要表达对我的爱，难道就可以自作主张了么？世界上的所有父母，都是这样愚蠢么？”

对此，真嗣只是回以一个有些落寞的笑容。“不.....我想大概不是吧。”

注意到他语气中的异样，明日香望向他。随后，她才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抱歉.....”她小声喃喃道。

“没关系，那些往事我早就已经放下了。”他又一次笑了起来，“但是，明日香你不一样，你和你的父母之间仍然有着全新的可能，所以，请至少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吧。”

“我可不确定我还能做得到.....我还没有准备好与他们谈这种事情。”

“时间总是有的，不必着急。”他看向了她，“等你和你的爸爸妈妈都做好了准备，再敞

开心扉好好谈谈吧。”

一边说着，他朝坐在地上的她伸出了手。“但是现在，不管怎样，我们先回去吧。你穿得太少，这样下去会感冒的。”

只不过，明日香却仍是一幅不大情愿的表情，皱着眉头。“我.....不想回去。”她小声说，“我只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和你一起。”

“你若是不肯走的话，我就把你背回去。”真嗣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对此，明日香终于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好啊，那你倒是试试啊！”

“可是.....”他显得有些为难，“这样的话就腾不出手来撑伞了.....”

“把那东西扔掉不就好了！正好，我很久都没有淋过雨了。”

“明日香，这样你会感冒的.....而且回去可能被你的妈妈批评。”

“无所谓，我才不在意。”她自信满满地宣告道，“一起淋雨也好，一起挨数落也好，一起感冒发烧也好，只要和你在一起，不管什么事我都乐在其中。”

她似乎又变回了曾经那个高傲火爆的少女——不，也许那个少女一直都活在她的心中，只是从来不曾现身而已。一瞬间真嗣有些恍惚，就像是时间倒流了一样，他似乎又回到了他们还是孩子时的那个充满回忆的夏天。

所以他收起了伞，然后用尽全力，把它远远地扔了出去。就仿佛自己依然还是个孩子，一个在理应玩耍的年纪放肆地疯玩的孩子。终于不用再循规蹈矩，终于不用再墨守成规，这一次，他终于做了在自己这个年纪该做的事情。

“走吧，我送你回家。”

他明朗地笑着，对她伸出手来。红发的年轻女人拉住了他的手，笑靥如花。

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真嗣突然听到她这样说道：

“你知道吗，这已经是我第四次逃走了。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没关系的，只要你愿意，还可以有第五、第六次。”他也轻声回应道，“逃避令自己痛

苦的事情并不可耻。何况，你知道，我总是会去找你的。”

“哈哈.....真嗣，你这家伙真是太认真了.....哈哈.....”

听到她的笑声，真嗣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年轻的男人女人的笑声，从最开始的窃笑逐渐变为肆意忘我的长笑，在一望无际的向日葵花海中悠久地回响。

明日香用力地抱紧了真嗣。傍晚的骤雨早已浇透了她的衣衫，可她依然觉得很温暖。就好像是艰辛跋涉的旅人终于看见了一盏在旷野的风雨中长明的孤灯。

后来，明日香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一天顺着自己脸颊淌下的液体，到底是雨水还是眼泪？

第七章 “ 谎言 / “*Left in the dark.*” ” 完。

第八章 见证 / “Not a dry eye in the house.”

/2020 年，6 月 9 日，柏林/

当真嗣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前是陌生的天花板。但这一次，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早些时候，他、明日香和有希子三人终于吃完了早已放凉的晚餐。餐桌上明日香和有希子都没有说什么，除了有希子时不时用极为愧疚的眼神望向女儿之外，两人再也没什么交流了。不过，他看得出来，明日香的态度至少不再像之前那么强硬了，她似乎有话想说，但话到嘴边还是又咽了回去。

这已经堪称难能可贵了，尤其是在历经了那种程度的冲突之后，真嗣想。这当然算不上是冰释前嫌，但至少是一个好的开始。

晚餐之后，明日香请他晚上在这里留宿。有希子同样觉得这个提议很不错，在真嗣忙着向明日香百般推脱的时候，她早已悄悄让女仆为他整理好了一个房间。

至于结果，那就是像现在这样，真嗣穿着一套尺寸不太合身的男士睡衣，躺在一张大得不习惯的床上。此前他从未睡过这么大的床，也从未拥有过如此宽裕的个人空间，相比起美里家的小卧室，这里的条件实在过于奢侈。

但就算是这样，这一晚上，他还是失眠了。

不知在床上辗转了多少个来回，仍然是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不断地回想着过去这短短数日中的经历，心中始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真实感。

瞥了一眼床头的闹钟，刚刚过凌晨零点。就在这时，他突然察觉了一种异样.....

好吧.....不管怎么说，在别人的家里上厕所终究是件尴尬事，可是生理需求毕竟不得不解决。最后他决定，尽量不要被任何人注意到，悄悄地去一趟洗手间。

这座豪宅的房间实在是太多了，沿着走廊摸索了许久，他才终于找到了目的地。不过，在他又花了同样一番功夫、总算是摸黑走回了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却看到对面的那间房间，门缝处正透出些微的光亮。

那里是明日香的房间。她似乎也还没有睡。真嗣心中突然又了一种去找她的冲动，今夜自己多半是一点也睡不着了，找她聊聊天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转念又想，这样或许会打扰

到她休息，万一她只是喜欢开着灯睡觉呢？

不过最后，还是情感稍稍胜过了理智。他决定去轻轻地敲一敲门，如果没有回应的话，他就不再打扰她了。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走上前去，在门上轻轻地敲了两下。随即，他就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几乎是下一秒门就被打开了，明日香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还正在想，这么晚了还会有谁来敲门……果然是你。”

她揉了揉眼睛，显得有些疲惫。“怎么，你也失眠了？”

“嗯……”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借着昏黄的灯光，他能看到明日香的睡衣穿得很随意，领口也压得很低。这样的景象让他觉得脸颊发烫，立刻别开了目光。“换了新环境，总觉得还是有点不适应呢……”

“进来吧，我今晚也一点都不困。白天的烦心事太多了。”

一边说着，她侧身让出一条路来。真嗣随着她进了房间，轻轻掩上了门。而明日香则径直走向了自己的大床，慵懒地往床上一躺，随后拿起了她的游戏掌机。

“诶，明日香，你在打游戏吗，”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已经这么晚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耸了耸肩，注意力仍然集中于掌机屏幕上，“睡不着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消遣方式。”

手指灵活地敲打着按键，屏幕上的线条与方块不断地相连又彼此抵消，她的游戏得分正在飞速上涨，很快就逼近了历史最高分。看着她精准的游戏操作，真嗣不由得赞叹道，“明日香，你很熟练啊。”

“那是当然，你也不想想这个游戏我玩了多少年，所有的技巧早就已经熟记于心了。你要不要也来试一试？”

“不，不，我就不必了，”真嗣摆了摆手，“我只是想来和你聊聊天，或者就算什么都不说，只是和你一起待一会儿也好。”

“那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哎，啊呀！”

或许是说话让她分了神，明日香连错了一条线，此前辛苦积累的游戏分数，就此毁于一

旦。

“你这家伙！都怪你！”明日香有些恼火地把游戏掌机扔到一边，瞪了他一眼，“明明差一点就创造新纪录了……”

虽然觉得也许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但真嗣也没有打算辩解。在她的面前，他所能做的只有歉疚地赔以微笑。“对不起啦，明日香……”

“之前我还想着玩累了就去睡觉，现在可好，比之前更精神了……”她以埋怨的语气说着，这才终于正眼看向了他，“说吧，你想聊什么？”

“也没什么……只是刚才听你说今天烦心事有点多，如果你愿意说的话，我也很乐意当你的听众。”

“有什么好说的？还不就是傍晚的那些事吗……”她小声地咕哝着，“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几乎要原谅他们了，可事后却还是越想越心烦。今天晚上也一直失眠。”

“你的妈妈，她后来有没有再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何况，她也该知道就算说了我也不愿意听。”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他。“真嗣，你若是又来给我讲大道理，那大可不必了。我承认你早些时候说得是对的，但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我被欺骗了四年，对此我可没法一笑了之，就算是善意的谎言也好。我需要时间。”

“不，我并没有催你的意思。”真嗣鼓起勇气坐到了她的床边，轻轻抚摸着她的长发，“你说得对，人总是需要时间的。或是需要时间来遗忘，或是需要时间来铭记。明日香，你也好，你的爸爸妈妈也好，顺其自然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来日方长，或许到了某一天，自然就……”

“瞧，我就知道，”明日香用余光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又开始讲大道理了。我倒想不明白，了不起的真嗣大人既然懂这么多道理，怎么喝醉酒还会与人打架呢？”

听她唐突提起了自己的尴尬事，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起来，无言以对。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说的，道理这种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嗯，你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因为你这家伙只是个笨蛋真嗣罢了。”明日香转头打量着他，眼神中带着狡黠的笑意，“嘛，虽然也没有那么无可救药就是了。”

“我只是.....希望你能幸福，无论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很幸福了，真嗣。至少现在我会充满希望地面对人生，”她轻声叹了口气，“这是我许多年未曾有过的感觉了。”

“那就好。”

最后，真嗣又一次笑着摸了摸她的头，“明日香，我准备回去睡觉了。今晚能在这里留宿，真的很感谢你。”

说罢，他起身朝着门口走去。但这时她却坐起身来，叫住了他。

“真嗣.....我觉得.....你要不要今晚就睡在我的房间？反正.....多余的被子和床褥也是有的.....”

明日香的声音低得像是耳语，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上似乎掠过一抹红晕。对此，真嗣同样感觉心跳正在加速。与她共处一室、甚至在同一张床上睡觉，这对他来说并不是第一次，早在四年以前，在他们还是孩子时的那个夏夜.....

可即使如此，当她提出邀请的时候，真嗣仍然觉得自己的脸颊在发烫。

最后，他回答，“明日香，我想我还是回去吧.....”

“嘁，随你的便吧。”她又慵懒地躺了回去，背对着他，“晚安。”

虽然背对着他，但明日香此刻却觉得有些懊恼。她本来没想用这样的语气说话的，可是话说出口却还是显得有些刻薄.....不管怎么说，她确实是盼望着真嗣能在陪在她的身边，否则也许她连入睡都做不到。

“嘿，明日香.....”

“又怎么了？”

就仿佛看透她的心意一样，年轻的男人轻声说道，“对不起.....”

“无所谓，你要是想回去就快点回去吧。早点睡。”

“明日香也是。晚安。”

“晚安。”

她用眼角余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他，看着他轻手轻脚地出了门。这一刹那她突然又有了一种叫住他的冲动，她想再问他一遍今晚要不要睡在这里，但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

不过，也许正如他所说，来日方长。现在的她，只要充满希望地盼望着明天，就足够了。她的人生已经迎来了转机，熬过了不知多少清冷孤寂的长夜，她知道自己已经确实地看到了那一盏只属于她的灯火。生命中迟来的喜悦，终会有一日降临到她的身边，对此，明日香有着十足的信心。

她关掉了台灯，带着幸福的微笑，悄悄闭上眼睛。

/2020 年，6 月 13 日，第二东京市/

美里颇为悠闲地靠在椅背上，喝了一口咖啡。在她对面，一位金发的女性仍然埋头批改着试卷，不大的办公室里回响着笔尖与纸面摩擦的沙沙声。

东京市立第壹中学，曾经的顶级科学家赤木 律子如今任教的地方。往她办公室的窗户看去，外面就是第二东京市宽广的天际线。

许久之后与友人的重逢，让美里心中颇多感慨。如今的律子似乎比以前在 NERV 任职时还要忙碌，而美里自己同样被一大堆的琐事压得直不起腰。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位老友，历经背叛与隔阂而又冰释前嫌，时隔多年，两人终于又好好地坐到了一起。

说起来，明天真嗣就要从德国回来了呢。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他讲讲在德国这一周的经历了。虽说已经在电话里听他说了个大概，但效果比起听他亲口讲述仍然还是逊色不少。不过，唯独有一点美里可以确定：她已经很久没有从他的声音中听到这样的欢欣了。即使未能亲历，她也能想象得出那两个孩子在一起时的喜悦与幸福。于她而言，这同样是了却了她的一个执念。

年轻时代的爱恋真是美好啊，简直就像.....

她不由得想到了自己的年轻时代，想到了那个已经永远不会归来的浪子。岁月匆匆流逝，所有的人都在向前走，就连她自己糟糕的生活也在不知不觉间步入了正轨，即使如此，他的死仍然是美里心中永远无法填补的缺憾。

她摇了摇头。今天来找律子，并不是为了说这些。

对面的金发女性，她似乎已经察觉了美里的异样。虽然注意力仍然落在试卷上，她却头也不抬地问道，“有心事吧？”

“哦，被你看出来啦。”

“从走进办公室开始，你就很少说话。在我印象里，你可不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律子终于把最后一张试卷也批改完了。她抬起头来，对美里笑了笑，“说吧美里，什么事？只要不是又来劝我加入 WILLE 就好。”

“那种事情我早就已经放弃了，你这老顽固。”美里不快地咕哝道，叹了口气，“我要说的事，与真嗣和明日香有关。”

“哦对了，真嗣去德国了对吧？我已经听玛雅说了呢。”律子也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小口，眼中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神色，“怎么样，那两个孩子，前景乐观么？”

“就我目前所知，可以说是相当乐观……不过，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律子，你还记不记得前不久 WILLE 曾经举办了一个宣传活动，我也参加了……”

“那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你女朋友没和你说么？”

律子皱起眉头，“首先，玛雅是我非常信任且倚仗的后辈兼友人，但我们并没有到恋人的程度——至少目前还没有。其次，我已经和她说过了，我对与 WILLE 有关的事情毫无兴趣。”

“你这家伙……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较真。”美里有些不悦地白了她一眼，“总之那一天，一位德国企业代表找上了我，一位兰格雷先生。”

“哦？”律子终于来了兴趣，“是威廉·兰格雷，对吧？”

“你知道他？”

“嗯，早些年见过几面。他来找你，都说了些什么？”

“先是说了一些关于项目投资的事情，不过后来，他提到了他的女儿。”

“是不是警告你说，WILLE 也好，真嗣也好，统统离他的宝贝女儿远一点？”

“你是这么想的？”

“按照逻辑来说，这的确是他最应该说出的话。其实，很多年前他就已经干涉过明日香参与第二适格者的选拔，他并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卷入 E 计划。他也多次联系过我们 NERV，我就是那时候认识了他。只可惜，明日香本人坚持要实现母亲京子的愿望，何况她也一直以获得适格者身份为荣，所以最后，他也就随她去了。”

“还有这样的事吗.....我一点也不知道。”美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这次他和我说的可不是这种话。恰恰相反，他向我道了歉。”

“道歉？”

“嗯，关于这些年他所做的事。当初，是他派出了搜救小队把明日香送回了德国，也是他请人把明日香的所有信息保护了起来，所以这些年我们才一直联系不到她。”

“这并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律子皱起眉头，陷入了沉思，“这只是一位父亲想要保护自己的女儿罢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道歉。”

“因为他做得太过火了。为了让明日香放下对过往的执念，他欺骗了自己的女儿，对她说真嗣已经死了。”

直到现在，素来沉稳的律子终于露出了惊讶的神色。她从来没有料想到事情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说真嗣死了？！”

美里耸了耸肩，“你也没想到吧，但这就是事实。我想他早就已经看出了明日香对真嗣的情愫，或许他认为真嗣绝对无法保护好他的女儿。毕竟，他们一家与 NERV 一直保持着消息往来，对于明日香那时凄惨的生活状态，还有她在战斗中屡屡受到的重创，威廉一直都心知肚明。我想正是因此他才会怪罪真嗣吧。”

“嗯.....这的确符合逻辑。何况，就算没有与使徒的战斗，真嗣与明日香的相处也远非

一帆风顺。”

“喂，我说，你该不会是打算为那个男人辩护吧？”

“美里，我并没有说符合逻辑的就一定是正确的，毕竟人类是情感动物。早在很多年前，我的亲身经历就已经让我明白了这一点。”

“而我想说的是，就算他想要怪罪谁，也不该怪到真嗣的头上。说到底，应该是我这个监护人的失职……”

“美里，是我们的失职。”律子轻轻叹了口气，望向了窗外。“那两个孩子虽然性格迥异，但却都在自我认同这一点上存在着相当的畸形。对于他们来说，别人的认可与期待才是他们努力的唯一动力。而我们这些大人却抓住了这一点，把孩子们当成工具一样利用，而对他们内心的需求充耳不闻。当心中的压抑得不到释放，他们注定会转而伤害自己，放任自己变得愈发孤僻、偏执，明明在渴望着温暖，却还是无法接纳或者信任身边的任何人。”

“这就是你说的豪猪悖论吧……”

“你还记得啊。”律子笑了起来，“那么，除了道歉之外，威廉有没有说些别的什么？”

“嗯，他说，他和妻子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决定做出弥补。其实，就连真嗣去德国这件事，都是他和妻子秘密安排的。除此之外……”

律子露出好奇的神色，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对此，美里则是回以一个神秘的笑容。

“他还拜托我帮他一个忙。”

/2020年，6月13日，柏林，勃兰登堡国际机场/

随着登机时刻的临近，真嗣发觉自己的心境越来越难以平复了。不过，他还是尽力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潇洒地把行李箱搭过肩膀，向着航站楼走去。

不管做过多少心理准备，分别的时刻总是来得这样猝不及防。他知道，明天的这时候，他已经回到了自己在日本的家，回归了自己曾经的生活。在德国度过的这一周，他不记得自己何曾这样幸福过。离别在即，虽然万分不舍，但他并不悲伤。他明白，自己与她的未来，

已经埋下了全新的火种。

他 also 知道，从此以后自己的生活并不会变得轻松多少，他知道自己今后仍会做噩梦，仍会流着冷汗从梦中惊醒。他会怀念起过往的人和事，在落寞与苦涩中度过每一个不眠的夜晚。但是无所谓，他已经遇到了会陪在他身旁的人。纵然心中仍然寄宿着梦魇，但只要是两人一同面对的话，就一定没问题的。他深信这一点。

“啊，啊。时间过得真是快呢。”从他的背后，传来了明日香的声音，“一转眼的功夫，你这家伙又要从我眼前消失了。”

“嗯，对不起……”

“你这家伙还是这样！为了一点不是自己错误的小事道歉。”

她的语气仍然很高傲，充满了讥讽。但也许这只是为了掩饰她心中的失落。

“喂，现在你总算记下我的电话和信箱了吧？过去你找不到我的联系方式也情有可原，但今后你若是敢对我爱答不理，我就算飞到日本去也要揍你一顿！”

真嗣笑着摆出投降的架势，“那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啊。明日香，你要是能常来日本就好了。”

“嘁，想得美。那你怎么不能常来德国呢？”

“我会的，今后只要有长假，我一定会来。”

“说到做到哦。”

“哦，对了，美里小姐和洞木的联系方式，你也记下了吧？”

“当然记——下——啦——”，明日香故意拖长了声音，显得百无聊赖，“这周我就会给她们打电话的。”

“嗯，”他笑了笑，“那就好。”

在沉默中走了一段，年轻的男人女人已经可以看到机场安检的入口。这就是他与她分别的地方，她一路的陪伴与送行，将在这里画上句点。

/（音乐声）

乘坐 xx 航空 xx 次航班前往第二东京市的旅客请注意，请办理完乘机手续还没有通过安全检查的旅客，尽快通过安全检查，到候机厅候机。谢谢。

（音乐声）

乘坐 xx 航空 xx 次航班前往第二东京市的旅客请注意..... /

终究还是到了不得不说再见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舍，离别的钟声终将不可阻挡地敲响。

“明日香，就到这里吧。”他笑了笑，尽力显得轻松洒脱，“早点回去，已经很晚了。”

“有什么好急的？汉斯先生在外面接我。”

“可是.....已经到时间了呀，我得进安检了.....”

“那你进嘛！看到你进去了我就走。”

“嗯.....”他最后挤出一个笑容，“那.....保重，明日香。我会常和你联系的。”

“你也是，笨蛋真嗣。”

他点了点头，终于迈步走向了机场安检的通道。他尽力控制着自己，不要回头。

.....

.....

.....

直到他听到背后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她追了上来，用力地拉住了他的手。

“你.....”

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你知道我爱你，对吧？”

真嗣回过头去，看到明日香正低头站在他的身后。她的面容埋藏在一片阴影中，谁也看不清她的表情。

真嗣笑了，“当然，我也爱你。”

明日香猛然抬起头来，她的眼睛亮晶晶的，似乎泪光闪烁。“什么嘛！一点都不惊喜，

你这家.....”

明日香的话没能说完，因为，面前的年轻男人扔下了行李箱，上前给了她一个轻轻的拥抱。

“因为.....”在她的耳边，他轻声说道，“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她用力地抱紧他，指甲嵌进他的衣衫。她把脸埋进他的胸膛，任由泪水不受抑制地滑落。

“我.....我会想你的.....”

“我会常来看望你你，我会给你写很多很多信，我保证。”真嗣抱紧她，安心地笑了，“而且，等我们的生活都安定下来，等我们都做好准备迎接人生的新篇章，到了那时，我们就一起生活下去吧。在德国也好、日本也好，任何一个你喜欢的国家也好。”

“嗯.....说到做到.....”

“放心，说到做到。”

她这才终于小心翼翼地放开了他，用衣袖擦去泪水，红着眼睛对他笑了。

“笨蛋真嗣，这个给你。”

她从夹克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盒子，看着这个自他孩提时代就一直陪着他的物件，真嗣的心头突然涌上了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明日香，你.....”

“物归原主而已啦。我被救走的那一天，你把它留给了我，多年之后，我只是把它重新还给你而已。我知道你很需要它。”

但是，真嗣却盯着那台 SDAT，摇了摇头。

“明日香，留着吧，”他笑着说，“它是你的了。”

“你.....不要了么？”

“嗯，我不再需要它了。因为，我再也不会选择逃避了。无论前方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我都会坦然面对，甘之若饴。”

明日香久久地凝视着他。就在真嗣以为她要说什么的时候，她踮起脚尖，与他拥吻在

一起。

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在两人的世界里只有彼此。周围行人的目光也纷纷被这一对恋人吸引，他们的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当缺氧的感觉迫使两人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明日香笑着对他说，“真嗣，我是你的。永远都是。”

真嗣最后一次抱紧了她，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我不在的日子里，要保重自己。”

“路上小心，真嗣。”

“我一定会的，明日香。谢谢你。”

明日香看着他整理好了褶皱的衣衫，潇洒地拎起了行李箱，朝着安检的通道走去。在他的身影即将消失在那扇门后的时候，他回过头向她挥了挥手，脸上仍然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这是一幅帅气的剪影。明日香连眨眼都不舍得，她想要把这一切永远地刻入她的记忆中。

“再见了，真嗣.....”

双手放在心脏的位置，她能感受到它正在炽烈地跳动。

“一定、一定要再见哦.....”用谁也听不到的声音，她呢喃着，“我们约好了.....”

“下次再相见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生活下去吧。”

“这一次.....我们都要变得幸福.....”

第八章 “见证 / “*Not a dry eye in the house.*” ” 完。

最终章 明天 / “Lost Boy & Golden Girl”

/三个月后，第二东京市/

“.....各位同学，你们刚刚听到的这首音乐，实则是一首相当杂糅的作品。作为其改编蓝本的音乐包括：巴赫第 1068 号作品选段 ‘G 弦上的咏叹调’，第 645 号作品 ‘圣咏曲’，以及第 156 号作品.....”

真嗣挠了挠头，感到有些为难。虽然为了这一堂课他已经精心准备了许久，但这一大段的德语还是让他倍感头疼。

“.....Ich steh mit einum Fuß im Grabe.”

终于正确地背出来了，他觉得很满意。

“这首音乐，只是音乐家们探求将古典作品与现代摇滚风格相融合的早期尝试之一。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兴起的这一运动，是现代摇滚乐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之一。同学们，时至今日你们能听到的诸多摇滚作品中，仍然带着古典音乐的影子，毫无疑问，这都是受了那个时代的影响。”

真嗣顿了顿，瞥了一眼后墙上的钟表。已经快要到放学的时间了，后排的几个学生已经开始悄悄收拾书包，就仿佛觉得老师看不到自己的小动作一样。真嗣暗暗好笑，学生时代，他也常常这样做。

他清了清嗓子，摆回了正经严肃的姿态。其实他让课堂氛围变得更轻松一点，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孩子们都可以不必这么拘谨，可是没有办法，今天这节课毕竟赤木 律子主任也坐在后面旁听。就算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觉得自己有些怕她。

“今天这节课就到此为止吧。相关的乐曲和曲谱我会发到各位同学的邮箱，在下周上课之前，请各位同学务必仔细品鉴。顺带一提，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会演奏乐器，等到了实践课，我们可以请同学们上来一展身手。好了，就说这么多。同学们，下课。”

铃声恰好赶在这时响起，真嗣面带着笑容，看着他的学生们在班长的口令下向他鞠躬说再见。这是一天中的最后一节课，孩子们纷纷背起书包离开了教室。直到最后一个学生离开，他才终于放松下来，如释重负地出了一口气。

他听到有掌声响起，转头看去，律子正望着自己笑。

“真是精彩的授课啊，碇老师，完全抓住了学生们的注意力呢。”她一边向他走来，一边说道。

“主任，还是叫我真嗣吧……”他不好意思地笑了，“这样我更习惯些。”

“唔，随你喜欢吧。”她也笑了笑，“真嗣，今天这节课总觉得你有些紧张，是因为我在场的原因吗？”

“倒也不是，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还是再放松一些吧，这样对你和学生们都好。毕竟，总是绷着一张脸的话，会让人很难亲近的。”

真嗣有些诧异地看着她，无法相信这句话竟然出自赤木律子之口。毕竟，曾经的她才是那个‘总是绷着一张脸’，叫人难以接近的人。看来这些年里，她也同样变化很大啊……

当然了，这些话他是不敢说出口的。最后，他选择了转移话题。

“嗯……我时常觉得自己上课的表现还不够好，但我教的学生们可真是一群好孩子啊。就算我对自己的表现再不满意，只要一回头看到他们全神贯注听我讲课的眼神，总会觉得很欣慰……”

“真嗣，不必这样苛责自己。你的专业素养无可置疑，你只是需要让自己更放松一些，学会享受课堂的氛围就好了。这需要时间的积淀，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其实比你还要慌张呢。”

“顺带一说，下周我们的新琴房就装修好了。到了那时，你就可以开设实践课了。”

真嗣点了点头，“太好了。”

律子抬手看了一眼手表，有些无可奈何地说道，“玛雅又迟到了呢……最近真不知道她在忙什么。”

“美里小姐也是，最近经常加班呢。听说 WILLE 目前正在进行 NERV 遗迹开发的 2 期工程，像玛雅小姐这样的技术骨干，多半也会忙得脱不开身吧。”

“所以啊，她是真的一次都不肯来找我了？”律子叹了口气，望向窗外，“至少来找

我问几个问题也好啊，难道她工作上就不会遇到问题了么？真是的……明明一直想着过清闲生活，却发现自己还是习惯被人依赖呢。”

看着显得有些落寞的律子，真嗣笑了。他还记得四年前当她还从 LCL 之海回归时的样子。那时的她看上去形销骨立，深陷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因为那个男人的虚情假意，她不断自我折磨又自我欺骗，简直像是一具徒具空壳的行尸走肉。直到后来的某一天她终于醒悟，她终于明白她不该放任自己腐烂掉。她开始做出改变，开始尝试自救。无论能否得到原谅，她会向自己曾伤害过的每一个人致以真诚的忏悔。她凭借自己的力量，在命运的深渊里努力地向上爬。而如今，律子的生活终于开始走上了正轨，她依然爱猫，同时也找到了新的事业来寄托她生命的意义。不仅如此，她与玛雅小姐之间甚至也多出了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从前，碇 唯和母亲的存在一度让她深陷于嫉妒与猜疑的泥潭，而那个男人若即若离的欺骗和利用更是让她心理扭曲、行事乖戾。直到今天，当曾经的沉重与悲伤渐渐随风而逝，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她也是这么温柔的一个女人。

每当想到这里，真嗣都会发自内心地向她致以祝福。至少在这个世界里仍有这样平凡而耀眼的美好存在，他会觉得曾经的牺牲并非全无意义。

至于美里小姐，如今，她依然会在深夜痛哭，在心酸与泪水中悼念起逝去的爱人。在这种时候，真嗣唯一能做的就是陪在她的身边，听她自顾自地诉说起命运的不公和凄凉。然后，直到她醉得不省人事，他会把她背回她自己的床榻，再收拾好她遗留下的一片狼藉。

他时常为美里感到遗憾，他知道美里也理应得到属于她的幸福。可是人生总是有遗憾的，终其一生，每个人都有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必须面对的盈缺。人们在黑暗中并肩而行，行走各自的朝圣路上，但至少有了陪伴，彼此也就不再是独行。他一直想用实际行动向美里证明这一点，毕竟，这是曾经十四岁的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的道理。

说到自己，他自己又怎样呢？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大人，交到了知心的朋友，也得到了这份还算体面的工作。想到那群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们，真嗣转头向了窗外。孩子们三三两两地打闹着、交谈着走出校园，傍晚的夕阳染红了半座城市，在孩子们面前的道路上洒满金色的霞光。他不由得笑了起来，衷心地祝愿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阳光灿烂的明天。

如今所见证和拥有的这一切，他每时每刻都想与她分享。如今他经常会给她写信，时常隔着七个小时的时差与她煲电话粥。但这不够，他依然会想念她，在他清闲下来的每一秒钟，

他总会怀念起自己在德国度过的梦幻般的七天旅程。她的笑容和离别之际那个炽烈的长吻，总是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真嗣，你似乎有心事。”

律子的声音猛然把他拉回了现实，他淡淡地笑了笑。“只是.....想到一个人。”

“是明日香吧？”律子露出了心领神会的表情。

“嗯.....”

今晚回去，再给她打个电话吧，真嗣笑着想道。

“如果没事的话，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吧。”

“嗯，我会的。”

也正是在这时，两人都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一声惊叫。在辨认出声音的主人的一瞬间，真嗣与律子都瞪大了眼睛。

“这.....不可能.....”

真嗣用最快的速度冲出了教室，向着惊叫声传来的方向跑去。接下来的景象，再一次让他目瞪口呆。

年轻的红发女人明日香，她依然穿着标志性的红色夹克，把兜帽的帽檐压得很低。她摔倒在楼梯的转角，捂着脑袋一脸的苦相。真嗣立刻上前扶起了她。在她的不远处，一位青涩的少年同样坐倒在地，满脸痛苦的神色。然而少年的头发，竟然是灰白色.....

就在这时，律子也终于赶到了。虽然明日香的出现似乎也让她大感意外，但此刻，作为校园的管理者，她仍然没有忘了自己的本分。

“薰！你这孩子又闯祸了！”她训斥着，快步走上前来扶起了少年，“总是冒冒失失的，成什么样子.....”

少年站起身来，焦急地向律子和明日香各鞠一躬。“赤木老师，对不起！大姐姐，对不起！我.....我刚才跑得很急，因为我的妹妹不见了.....！”

“您.....认识他？”

“啊，认识的，”律子转头对真嗣笑了笑，“他和他的妹妹零，都是新来的转校生，三天之前才刚刚转入本校的初中一年级。所以你没见过他们也是正常的。说起来两个孩子的发色真是少见啊，哥哥是灰色，妹妹是蓝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呢……”

从上层的楼梯传来了微弱的声响，大家抬头望去，看到一位蓝发的少女正孤零零坐在台阶上，靠着栏杆无助地抽泣着。被称为薰的少年立刻跑了上去，紧紧地抱住了她。

“你……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记错了楼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哥哥已经不见了……哪里都找不到……”

少女扑倒在哥哥的肩头，哭得梨花带雨。对此，律子无奈地叹了口气，终于轻松地笑了起来。

“我们就不打扰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哦~”她对真嗣悄声说道，眼中闪烁着狡黠的笑意。

随后，她走上前去，在两个孩子的肩头轻轻一拍。“孩子们，我们走吧。放了学，就该早点回家才对……”

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直到走出很远，狭长的走廊里仍然回响着律子语重心长的教导。

“零，你这姑娘怎么这么粗心……还有薰，记住，下次不能再这么冒失了……”

望着三人离去的背影，真嗣与明日香呆呆地对视了一眼，看着彼此的眼神由疑惑逐渐转变为惊喜。

“他们两个……也回来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回来了，真的回来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还能再见到绫波和薰……”

就在这时真嗣又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对他而言，意外出现的并不只有两人，而是三人才对。

“明日香……为什么你也会在这里……”

“你终于想起我了？”她仍然捂着头上被撞痛的地方，幽怨地瞪了他一眼。

“啊，对不起！我只是……今天出乎意料的事情，实在是有些多……”

“什么嘛！苦心准备的惊喜，结果却被两个不速之客搅了局.....”

“明日香，我实在没料到你会回来.....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声的.....”

“你是笨蛋吗？说出来了，怎么还能叫惊喜？”

她指着他的脸，命令道，“你，把眼睛闭上！”

他依言照做，觉得自己心脏正在狂跳不止。下一秒，他的嘴唇上传来柔软的触感，他感受到了她炽热的呼吸。

她猛然扑进他的怀中，献上深情的长吻。就仿佛电流传导过身体一样，真嗣的脑海中一片空白，他只是顺从地闭着眼睛，感受着她的身体在他怀中散发出的热度，就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只想本能地抱紧她，紧些、再紧些。

当两人终于分开的时候，真嗣几乎站立不稳，靠在了转角的墙上。“明日香，你.....”

“怎么样？惊喜不惊喜？”她也在剧烈地喘息着，眼中仍然带着恶作剧般的笑容。

“这次，是来度假？还是旅游？”

“都不是哦~”

她凑到他耳边，小声地说道，“这次，我再也不走了。”

真嗣不由得瞪大了眼睛，“可是，你的爸爸妈妈.....”

“他们已经和美里商量好了啦。我爸爸那个老顽固，终于肯认错了。所以，他和美里达成了一个协议，从此以后，我可以一直在日本生活下去。”

“美里小姐.....她一直都没有告诉过我呢。”

“那是当然！我和她商量好了，要给你一个惊喜。她还告诉我今天下午你有课要上，我本想见识一下真嗣大人给学生上课的风采，结果一路上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倒霉！”

“别担心，明日香，今后的机会还有很多。”他笑了，“不过，今后你打算住到哪里？如果还是住到美里家，我可以像以前一样把房间让给你。”

“嘁，想得美，谁会住你这家伙的房间啊。”她露出了得意的表情，“实话告诉你吧，住处的事情，爸爸和美里已经帮我们解决了。”

“等等，明日香，‘我们’？”

“对啊，我们。”她笑得更得意了，“城区西郊的一间小公寓，离美里家也不是很远。嘛，虽然面积不算太大，但我们两个住的话还是绰绰有余。”

真嗣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

“但我提前和你说好啊，虽然我的生活习惯没有美里那么差，但你也别指望我会烧菜做家务。就算换了住处，这些也依然是你的活儿，懂了吗？”

“放心，”真嗣信誓旦旦地向她点了点头，“这些就包在我身上吧。”

“今后，你就安心当你的音乐老师吧。而我呢，要到 WILLE 工作了.....”

“明日香，你要去 WILLE 工作.....？”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也是有自尊的啊，”明日香白了他一眼，“我可不要一直靠别人来养着我.....”

“可是，我是想说，WILLE.....”

“啊，反正他们现在任务繁重，亟需人手嘛。”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反正，我虽然不是玛雅那样的专家，但至少给她当个助手还是应付得来的。而且 MAGI 的开发也有我妈妈的功劳，我可不想让别人碰我妈妈的东西。”

“感觉.....就像是做梦一样.....”真嗣喃喃地说道，“从刚刚开始.....”

于是，明日香走上前来，在他的额头用力地一弹。

“啊！”

“怎么样，现在相信了吧，这可不是梦哦。”

带着狡黠的笑容，她拉起了他的手。

“走啦，我们去吃饭，美里还在外面等着呢。”她一边拉着他走下楼梯，一边自言自语道，“今天特地拜托她找了一家地道的拉面摊呢。”

“不，明日香，我们今天不吃拉面了。”

明日香带着一脸疑惑回过头去，黄昏时分的阳光从楼梯间的窗户射入，让她不由得眯上了眼睛。不过即使如此，她还是看到他的眼中露出了一丝同样狡黠的笑容。

“我们去吃牛排，”他笑着说道，“我请客。”

最终章 “明天 / “*Lost Boy & Golden Girl*” ” 完。

全文完。

